

經義考

冊
辛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十一

陳氏 岳春秋折衷論

唐志三十卷

佚

岳自述曰聖人之道以春秋而顯聖人之文以春秋而高聖人之
文以春秋而微聖人之旨以春秋而奧入室之徒既無演釋故後
之學者多失其實是致三家之傳並行於後俱立學官焉噫絕筆
之後歷戰國之艱梗經暴秦之焚蕩大漢初興未暇崇儒術至武
帝方設制策延天下英雋有董仲舒應讖記而通春秋仲舒所業
惟公羊傳仲舒既歿則有劉向父子向受業穀梁歆業左氏左氏
之道假敵而振自斯學者愈茂欲存左氏而廢公穀則西漢鴻儒
向焉欲存公穀而廢左氏則邱明與聖人同代是以皆各專一傳
夫經者本根也傳者枝葉也本根正則枝葉固正矣本根非則枝
葉曷附焉矧公羊穀梁第直釋經義而已無他董延苟經義是則

傳文亦從而是非矣經義非則傳文亦從而非矣左氏釋經義之外復廣記當時之事備文當時之辭與二傳不類或謂邱明授經於仲尼豈其然歟苟親受之經則當橫經請問研究深微閒不容髮矣安得時有謬誤致二傳往往出其表邪蓋業左氏者以二傳爲證以斯爲證謂與聖人同時接其聞見可也謂其親受之經則非矣聞不如見見不如受邱明得非見歟公羊穀梁得非聞歟故左氏多長穀梁多短然同異之理十之六七也鄭玄何休賈逵服虔范甯杜元凱皆深於春秋者也而不簸糠蕩秕芟稂抒莠掇其精實附於麟經第各釀其短互闢其長是非千種惑亂微旨其弊由各執一家之學學左氏者則訾公穀學公穀者則詆左氏乃有膏肓廢疾墨守之辨設焉謂之膏肓廢疾者則莫不彌留矣亡一可砭以藥石者也謂之墨守則莫不堅勁矣亡一可攻以利者也

按此當是岳序而其文未全

司空圖曰岳所作春秋折衷論數十篇贍博精緻足以下視兩漢迂儒矣

崇文總目唐陳岳撰以三家異同二百餘條參求其長以通春秋之義

王定保曰陳岳吉州廬陵人少以詞賦貢於春官晚從鍾傳爲同舍所譖退居南郭以墳典自娛著春秋折衷論三十卷光化中執政議以蒲帛徵傳復辟爲從事

晁公武曰其書以左傳爲上公羊爲中穀梁爲下比其異同而折衷之岳唐末十上春官晚乃從鍾傳辟爲江西從事

吳萊後序曰自西漢學者專門之習勝老儒經生世守訓詁不敢少變繼而舊說日以磨滅新傳之後出者獨傳於今春秋一經始立公羊氏學又立穀梁氏學東漢左氏學又盛行古傳後出者曰勝後儒注古傳而世亦取後出者爲宗公羊氏有胡母生嚴彭祖顏安樂而後何休獨有名穀梁氏有江公尹更始而後范甯獨有名左氏前有劉子駿賈逵服虔後有杜預故預亦獨有名嗚呼豈預必能爲左氏忠臣哉休固陳蕃客也自謂妙得公羊本意故今有公羊墨守十四卷穀梁廢疾三卷左氏膏肓十卷北海鄭康成獨反之學者多篤信康成今猶見甯所集穀梁解又服虔自有左氏釋癩一卷不見也雖然公穀左氏三家之說後出者皆傳於今殊不知胡母生江公劉子駿諸人復云何也藉令諸人所說不廢至今並傳孰能有以大公至正之道一正之哉不然猶治亂絲益

勢之也訛日以訛舛日以舛不以聖人之經觀經而徵諸傳不以賢者之傳解傳而又徵諸何氏范氏杜氏獨何歟幸今三家之說尙未泯則唐陳岳之折衷此也庶有得乎蓋昔漢儒嘗以春秋斷獄予謂非徒經法可以斷獄而獄法亦可以斷經何者兩造之辭具備則偏聽之惑無自而至矣揚子雲曰衆言淆亂折諸聖讀春秋者曾不明漢晉諸儒之遺論又何貴乎學者之知經也哉

按陳氏折衷吳立夫集有序則元時尙存今不復可得矣惟山堂章氏羣書考索續集載有二十七條茲具錄於後
隱元年春王正月左氏謂周平王公羊謂周文王穀梁謂周平王折衷曰春秋所以重一統者四海九州同風共貫正王道之大範也迺以月次正正次王王次春春次年年次元斯五者編年紀事之綱領也故書王以統之在乎尊天子卑諸侯正升黜垂勸懲作一王法爲萬代規俾其禮樂征伐不專於諸侯也故用隱之元統平之春存平之正得不書平王歟苟曰周書始命之王則二年復書何王必不然也平王明矣斯公羊之短左氏穀梁得其實矣隱元年書卽位左氏謂居攝也公羊謂成公正威之意穀梁謂

隱避非正也折衷曰夫遜者君臣之大節也苟不失其正則聖人必重之春秋必黷之穀梁謂非正豈微旨歟隱之遜非徒爲威蓋成先君歸仲子之意春秋實尼父之日月也日月之垂昭昭然非遜國之賢君曷以居其首哉居斯之首與居諸史之首則正創業之主斯之首則聖人特筆之以冠十二公矣如定易非乾象無以冠之七十傳非夷齊無以冠之三干子非顏閔無以冠之又春秋正威母之喪不正隱母之喪威母書夫人薨隱母書君氏卒斯皆正隱讓之明言而聖人崇謙遜之風戒僭亂之俗成王化之本也左氏公羊得其實穀梁之說短矣桓元年書王左氏通謂之魯用周曆故書王苟不失班曆則不書公羊無傳穀梁謂威弑立以爲無王之道故不書折衷曰春秋歲首必書王者聖人大一統也書王必次春書正必次王謂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王稟於春正稟於王以載行事以立綱紀綱紀立而後條貫舉條貫舉而後褒貶作褒貶作而後君君臣臣父子子之道定是以凡書王皆用周之班曆或不失班曆則不書以明上尊天子下卑

諸侯以正王道也苟不班曆而不書王則并正去之雖是月有事第書其事而無其正何者王既不書正將奚附苟班曆而書王則併正在焉雖是無事亦書空正月以紀之何者王既書之正宜在焉自始至末無毫釐之差穀梁謂威篡立以爲無王之道故不書王去聖人之旨遠矣斯穀梁之短公羊無辭左氏得其實桓八年正月己卯蒸五月丁丑蒸左氏曰春卽夏之仲月非過時而書公羊曰譏亟也穀梁曰蒸冬事而春興之志不敬也折衷曰凡郊祀各有其時苟得其時則國之常禮國之常禮則不書之於冊也夫所書者或志其過時或刺其失禮皆非徒然故啓蟄則郊之時也龍見則雩之時也始殺則嘗之時也閉蟄則蒸之時也周以建子爲歲首夏以建寅爲歲首夫啓蟄者則夏之春周之夏也龍見者則夏之夏周之秋也始殺者則夏之秋周之冬也閉蟄者則夏之冬周之春也春秋用周正以建子爲歲首書正月蒸則夏閉蟄而蒸得其時矣既得其時則是周之常禮其何以書之書之者爲五月復蒸也五月復蒸一則失其時二則失其禮正月蒸正也五

月蒸不正也書其正以譏其不正左氏謂非過時而書得其旨公羊謂譏亟近之穀梁謂冬事春興遠矣莊元年不書卽位左氏曰文姜出故也公羊曰繼弑君不言卽位穀梁曰先君不以其道終故不言卽位折衷曰春秋十二公惟隱莊閔僖不書卽位蓋聖人因舊史之文無他旨隱以遜威居攝莊以父弑母出僖閔國危身出復入不備禮卽位故不書公穀謂弑君不言卽位則威繼隱之弑君卽位何也又稽定公先君薨于乾谿六月癸卯喪至旬其月戊辰卽位春秋以是書之蓋備禮則書明矣左氏得其旨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左氏曰得禮之變公羊曰非禮穀梁與左氏同折衷曰聖人修述惟重其禮法得其宜則書以是之非其宜則書以刺之有循常而書者有變文而書者循常而書如戰伐災異之類是也變文而書如君氏卒夫去其國之類是也循常而書者史冊之舊文也變文而書者聖人之新意斯築于外是書莊公變禮得其宜聖人變文示其法也何天子之女下嫁于諸侯則同於諸侯之禮而天子使單伯送王姬于齊以魯爲主公與齊襄有不

同天之讎又公方在諒闇不宜行吉禮于廟以齊之強以王之尊大義難距迺築館于外上不失尊周之儀中不失敬齊之體下不失居喪之節左氏穀梁得其旨公羊之誤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左氏曰追命桓公褒稱其德公羊曰追命加貶也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非正也折衷曰褒有德賞有功絀不服責不臣斯四者聖人筆削之旨也苟有德可褒有功可賞生賜之不及則死錫之何爽苟無德可褒無功可賞雖生而錫之亦非矧其死乎吁春秋十二公惟桓之罪大桓始以篡弒不義而立終以惟簿不修而薨古人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桓旣不能正其初又不能護其末其畏何如哉天王之錫曷爲而來錫春秋經書天王之命生而賜之惟文成二公死而錫之惟桓公而已苟曰加貶則不宜備禮而書爲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則於文無所貶稽其旨諸侯強王室弱雖生賜死錫皆非有賞功褒德之實第務其姑息而已聖人多存內諱內弒君猶不書詎肯筆削錫命歟左氏第曰褒德未盡其旨穀梁謂無來錫命近之公羊曰加貶未得其實四年冬公

及齊人狩于糝左氏曰與微者者狩失禮可知也公羊曰稱人諱與讎狩穀梁曰人齊侯者卑公也卑公不復讎而刺釋怨也折衷曰凡戰伐盟會苟君臣不敵則必取之矧其狩乎狩者非大於戰伐盟會也戰伐盟會者不得已而爲之狩者在我而已苟公自狩于境內則爲人事也越境與齊狩則非人事也既非人事則必齊侯召公同狩公不肯自與齊之微者狩也苟自與微者狩則必爲魯諱當書及齊人狩于糝不曰公矣如文二年書及晉處父盟也噫人齊侯者蓋刺公也刺其非王事而與不同天之讎狩斯穀梁近之左氏公羊俱誤九年八月壬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杜曰不稱公戰公敗諱之公曰內不言敗何伐敗也謂自誇大以取敗也穀曰不言及者主名內之卑者也折衷曰敗績義在桓十年來戰論中明矣第評書及而已凡公自伐曰公伐某國如莊九年公伐齊納子糾遣大夫伐則曰某伐某國如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與國伐公不與謀則曰會某師伐某國如桓十六年公會宋師伐鄭公與謀則曰公及某師伐某國如宣四年公及齊侯平

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或敗績第曰及如僖二十二年及邾人戰于升陘或使微者不列于春秋亦第曰及桓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斯書及者是敗績諱之明矣杜得其旨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左氏不以日爲例公羊曰桓盟不日信之也穀梁曰不日信桓也折衷曰穀梁以桓盟不書日謂齊桓公信著于諸侯桓盟皆不日究其微旨殊不然春秋書內事或繫日或繫月或繫時內事繫日如書卒葬嫁娶大災異內事繫月如書蒸嘗雩望是也內事繫時如書蒐狩土功是也外事第從赴告而已盟會外事也不赴以日則不日斯桓之盟不日者不赴以日也苟曰桓盟不日桓方伯之際亦有書日者桓既卒之後復有不書日者方伯之際書日則莊二十二年防之盟二十三年扈之盟閔元年落姑之盟僖九年葵邱之盟是也既卒之後不書日則僖二十八年溫之盟二十九年翟泉之盟文二年垂隴之盟宣七年黑壤之盟成十八年虛打之盟是也聊舉大者以明之則知盟會不以日爲義例定矣斯左氏得其實公穀皆誤又曰春秋凡書內事卒葬嫁娶災異

則繫日蒸嘗雩望則繫月蒐狩田則繫時外事從赴告不告日則不書日桓之盟不日不赴以日也公穀謂齊桓信著諸侯桓盟皆不日若然則莊二十二年防之盟僖九年葵邱之盟皆方伯之際何又書日既卒後僖二十八年溫之盟宣七年黑壤之盟何又不書日也聊舉大者以觀之則知盟會不以日爲例左得之也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左曰始結陳好嘉之故不名公曰字者敬老穀曰不名者太子之命大夫也折衷曰凡升絀之體惟在爵氏名字而已朝聘之使苟循常禮無升絀名氏如衛侯使甯俞來聘苟有可嘉字以貴之如齊仲孫來雖天子之使苟可嘉亦嘉之可絀亦無所避如天王使南季來聘故字之宰咺歸贈故貶名之左謂結陳好嘉之得其旨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左曰非常禮也公曰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穀曰既戒鼓以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折衷曰凡書災異多矣大則日月之食小則水旱之災夫陽正之月陰氣未作不宜侵陽苟月掩日則臣掩君之象是以伐鼓用幣正陽既過則一陰生爲災輕也故日食不伐鼓用

幣矣得禮之正也如水旱之災則國之常不繫于君臣逆順故但書記其爲災而已斯伐鼓用幣者譏其非常也左得其旨閔元年齊仲孫來左氏曰齊仲孫湫來省難公羊曰慶父也繫之齊外之也穀梁曰不曰慶父疎之也折衷曰春秋弑君之賊多矣聖人莫不書其名而懲之未有隱其名而外之者也慶父前年弑子般而出于齊猶書曰公子慶父如齊後年弑閔公而奔莒亦書曰公子慶父出奔莒出旣顯書入豈外之必不然也又凡公出則書如歸必書至大夫出則書如歸則不書斯言聖人之體例也如公子友如陳公子遂如齊公孫敖如晉是也第書去而不書來慶父安得獨書來公穀不原其理但曰齊無仲孫魯有仲孫故曰慶父外大夫氏氏族豈有定邪豈盡著于春秋邪如齊曰賓媚人秦曰西乞術可謂齊無賓媚人謂秦無西乞術邪因其事則顯因其事不顯者衆矣二傳不知齊仲孫之氏族而謂之魯慶父穿鑿矣邱明通見舊史而曰仲孫湫來省難歸曰慶父不除魯難未已又曰猶秉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當是時慶父弑二君國幾亡爲

非仲孫湫語之于齊桓齊桓取魯如左右手故曰齊桓存
三亡國以屬諸侯則魯與邢衛也是以貴湫而書其字斯
左氏得其實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盟于洮鄭
伯乞盟左氏曰乞盟者鄭未服不與會故別言乞盟也闕
穀梁曰其君之子者國人不子也折衷曰公羊嫌與弑君
同故稱先君公子吁申生死重耳夷吾奔既而獻公卒迺
立奚齊是獻公之素志奚齊立則其君也里克殺之是弑
其君也何謂嫌與弑君同歟苟不奚齊爲君則來年曷以
書里克弑其君卓卓與奚齊得無同乎是非有嫌明矣穀
梁謂國人不子而稱其君之子益誤矣稽其旨凡先君未
葬其嗣子不稱君不稱爵既葬而君之爵之故齊之弑先
君未葬也故稱其君之子卓子之弑獻公已葬故稱其君
卓斯左氏得其實文十三年經書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
七月左氏曰五穀猶可收公羊日記異穀梁曰歷時而言
之文不憂雨也折衷曰聖人之文苟異于常則必有旨常
文者史冊之舊文也異于常者筆削之微旨也斯文異于
常矣凡旱之爲災多繫于夏如竟夏不雨則爲災矣故書

旱之常文曰夏大旱是竟夏不雨書爲災也有旨之文則弗然如僖三年書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是旱不竟夏書不爲災也不曰不爲災異第書六月雨則不爲災可知矣斯書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歷四時而言之又夏在其中則爲災可知矣故不復曰大旱苟亦曰夏大旱則嫌聯春冬之不雨苟備書歷四時不雨而更曰大旱則嫌文之繁斯聖人之旨書旱明矣如書螽蟥有蜮有蜚不曰爲災而災可知也三家俱失其實文十五年宋人及楚平左氏曰宋人及楚平公羊曰宋人及楚人平穀梁曰宋人及楚平俱貶也折衷曰春秋襄公與楚爭伯故相攻伐至斯方已宋楚皆大國非有內外也非有升降也雖曰楚非中國自入春秋久矣凡書盟會戰伐皆與中國等公羊意謂曷以人宋而不人楚苟人之則宜俱人之苟國之則宜俱國之稽其體例凡盟會戰伐君在不稱君而稱人則貶也大夫在不稱大夫而稱人亦貶也苟非戰伐盟會第書其國則一稱君一稱臣是爲升絀一曰大夫一曰人亦爲升絀苟非此例則以國敵國人不爲升絀矧宋楚之

平亦何所絀歟聖人以其不繫升絀苟曰宋人及楚人平則爲文之繁故簡而書之斯左氏穀梁得其旨公羊之誤成元年作邱甲左氏曰譏重斂公羊曰譏始使也穀梁曰使四人皆作甲折衷曰穀梁謂士農工商爲一邱今邱作甲是使四人皆作甲以爲非正奚見之淺歟公羊謂四邱爲甸甸出甲士三人今乃使一邱之地出甲士斯近之亦未盡其旨噫苟如是二說則必書曰邱出甲必不曰作邱甲也究其旨謂之邱甲者邱則賦之本名加之以甲則賦之總號非獨爲出甲矣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斯邱則魯賦之本名也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車一乘戎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甸所賦今使邱出之故曰邱甲左氏謂譏重斂得其旨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左氏曰使來語魯使還齊也公羊曰脅我使歸之也穀梁曰緩詞也不使晉制命於我也折衷曰汶陽者本魯之田而齊取之成二年鞏之戰齊師敗績齊使國佐于晉紀甌玉磬與地以和之晉使齊歸我汶陽之田至斯齊晉

未有覺隙齊復求汶陽于晉晉復使我還齊荀曰齊我使歸之則必書曰晉侯使韓穿來歸汶陽之田于齊矣而曰來言汶陽之田非魯之明矣窮其旨是和好之言使我徐徐自歸于齊不使齊魯復有怨隙然考其情不無臨制聽其言則婉且遜聖人爲魯故不書其情而書其言斯左氏穀梁得其實公羊之誤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杜曰卜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公羊曰不免牲故曰不從郊也穀梁曰五卜強也折衷曰春秋常祀不書郊常祀也書之或以非時非禮不苟然也凡禮不卜常祀五卜郊非禮也公羊謂不免牲故曰乃不郊以其僖三十一年襄七年書乃免牲不曰乃不郊故也噫乃免牲與不郊其文雖殊其旨無異書乃不郊則是乃免牲也聖人互文非有別也是以二書乃免牲三書乃不郊杜得之二傳皆誤襄二十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左氏曰晉平公杞出也乃治杞公羊曰善其城王者之後穀梁曰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大夫相帥以城之變之正也折衷曰夫伯主之

於諸侯雖曰先姬姓而後異姓然於正救之道第同盟而
共尊王室則異姓亦無礙矣苟不同盟而不尊王室則姬
姓亦有嫌焉如城邢城楚邱城緣陵皆伯主帥諸侯而城
矣齊桓公城緣陵得非遷杞邪奚齊桓城杞而無詞晉平
城杞而異論故聖人以常文而書之無譏無刺非升非絀
也公羊穀梁俱不足取左氏以杞無事而晉以外族之故
帥諸侯而城之載鄭子太叔與衛太叔儀之言曰不恤宗
周之闕而夏肄是屏所謂廣記當時之事然于經之傳斯
得其實矣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左氏
曰秋書再雩旱甚也公羊曰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者
季氏也穀梁曰有繼之詞也折衷曰春秋不書常祭其或
書之各有旨或爲過時而書或非禮而書斯書雩數矣以
多爲過時斯書上辛之雩非爲過時也非爲非禮也是正
雩之時也何者龍見而雩雩用夏夏之仲月斯書周之七
月則夏之仲月也故曰正雩之時常祭不書正雩得非常
祭歟曷以書之書之者爲季辛又雩也亦猶書正月蒸五
月復蒸正月正也五月蒸不正也書其正以譏其不正斯

上辛雩正也季辛又雩旱甚也書其正以明其旱甚復雩也左氏得其旨穀梁謂有繼之詞近之公羊謂聚衆以逐季氏遠矣定元年春王杜曰公之始年不書正月公卽位在六月公曰定何以無正公卽位後也穀曰定無正始也昭無正終也折衷曰春秋諸公卽位之歲有書卽位者有不書卽位者然皆備五始以謹其始惟定公卽位第書元年春王而不書正月三家以是之互苟曰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則隱無正終桓曷以書正始桓莊僖閔亦然奚皆書之攷其旨昭公三十二年十二月薨于乾侯定公正月不卽位者喪未歸也至六月癸亥公之喪至是月癸巳公方書卽位所以不書正月公卽位六月也杜得其旨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左氏曰孔子受盟請反汶陽之田公羊曰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來歸之穀梁曰罷會齊人使優俳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罪當死乃使殺之齊人爲是歸之折衷曰齊魯甥舅之國代爲婚姻時或侵或伐或平或隙靡有所定故上書春及齊平次書夏公會齊侯于夾谷終書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是二

國平和之後會于夾谷齊侯使萊人以兵劫公尼父以公退以大義沮之曰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人聞遽辟之乃盟曰齊師出境不以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尼父曰不反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故齊人來歸所侵之田噫齊強國也魯弱國也以力爭之不可也以勢競之不可也惟可以義服之以言折之聖人用是而齊沮其謀反其田斯左氏得其旨公羊穀梁皆短十五年五月辛亥郊左氏曰書過也公羊曰三卜之後遇吉所以五月郊也穀梁曰譏不時也折衷曰凡郊祀卜牛禮也卜郊非禮也何者牛可改郊不可改也牛苟不吉則改之苟有傷則改之郊必其時也先亦非禮也過亦非禮也以不卜者不可改故也苟卜必書之何者刺其非禮也苟過時必書之何者亦刺其非禮也公羊謂三卜遇吉所以五月郊設三卜胡不書之如成十年書五卜襄七年書三卜郊襄十一年書四卜郊而第書辛亥郊歟斯誤矣稽其旨上書饑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書五月辛亥郊書改卜牛正也書五月郊不正也是刺不時而非禮明矣左氏穀梁得

其旨公羊之短哀十二年春用田賦杜曰兵賦之法因其
田賦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
故言田賦公曰軍賦十井不過一乘今復用田賦過十一
也穀與杜同折衷曰春秋常賦不書苟書之必譏其重斂
也復書用田賦可知其害人矣謂作者不宜作謂用者不
宜用皆聖人之微文也自作邱甲之後已破十一之稅矣
田賦軍賦本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別爲田明矣杜氏穀
梁得其旨十四年西狩獲麟左氏曰獲麟者仁獸聖王之
瑞公羊曰非中國之獸穀梁曰不外麟于中國也折衷曰
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斯麟者瑞也曷以書之者非爲祥
瑞而書以聖人感麟至而書也夫言祥瑞豈限中國四夷
歟苟以非中國之物而爲瑞則西域獻吉光獸之類皆原
爲瑞必不然矣蓋取其隱見不常天下有道則至爲瑞明
矣然公羊曰顏回死子曰天喪子子路死子曰天祝子西
狩獲麟爲仲尼之應顏回子路則聖人重愛之弟子也聞
其死曰天喪子者皆痛惜之辭安可以獲麟爲比麟鳳則
王者之瑞旣出無其應聖人迺感麟而起以修春秋麟出

既非爲己春秋修亦非爲己蓋懲惡勸善爲百世之法如
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斯皆爲周德之衰無明王
之應非爲己也孟軻謂仲尼之道高於堯舜何道窮之有
左氏得其實公羊穀梁之短也攷岳書凡三十卷十不存
一唐人說春秋者啖趙陸三家而外傳者罕矣雖斷圭零
璧亦足寶也

尹氏

玉羽春秋音義賦

宋志十卷

佚

宋志冉遂良注

春秋字源賦

宋志二卷

佚

宋志楊文舉注

王應麟曰咸平四年正月乙酉知河南府李至上之以書送祕閣

按尹玉羽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杜門隱居劉鄩辟爲保
大軍節度推官仕後唐至光祿少卿晉高祖召之辭以老

退歸秦中春秋二書之外又著自然經五卷武庫集五十卷其行事散見於冊府元龜

姜氏虔嗣春秋纂例宋志作三傳纂要

宋志二十卷

佚

崇文總目僞唐人姜虔嗣撰以春秋左氏公穀三家之傳學者抄集之文

馮氏繼先春秋名號歸一圖

通考二卷

存

崇文總目僞蜀馮繼先撰以春秋官諡名字哀附初名之左

晁公武曰左氏所書人不但稱其名或字或號或爵諡多互見學者苦之繼先皆取以繫之名下

李燾曰昔邱明傳春秋於列國君臣之名字不一其稱多者或至四五學者病其紛錯難記繼先集其同者爲一百六十篇音同者附焉於左氏抑亦微有助云宋大夫莊董秦右大夫詹據傳未始有父字而繼先輒增之所見異本若子韓哲者蓋齊頃公孫世族

譜與傳同而繼先獨以爲韓子皙與楚鄭二公孫黑共篇蓋誤也
陳振孫曰左傳所載君臣各氏字謚互見錯出故爲此圖以一之
周一魯二齊三晉四楚五鄭六衛七秦八宋九陳十蔡十一曹十
二吳十三邾十四杞十五莒十六滕十七薛十八許十九雜小國
二十

岳珂曰春秋各號歸一圖二卷馮繼先撰刊本多訛錯嘗合京杭
建蜀本參校有氏各略同實非一人而合爲一者有名字若殊本
非二人而析爲二者有自某國適他國而前後互見者有稱某公
與某年而經傳不合者或以傳爲經或以注爲傳或偏傍疑似而
有亥豕之差或行數牽連而無甲乙之別若此類非一今皆訂之
經傳刊其譌謬且爲分行以見別書若雜出於經傳與注而止稱
經或傳注散見於前後數年閒而止稱某公某年蓋據始見而書
之廖本無年表歸一圖今旣刊公穀併補二書以附經傳之後

名字同異錄

宋志五卷

存

蹇氏遵品左氏傳引帖新義宋志作斷義

經義

考

卷一百七十八

十一中華書局影

宋志十卷

佚

崇文總目偽蜀進士蹇遵品撰擬唐禮部試進士帖經舊式數經具對

李氏三傳異同例

唐志十三卷

佚

新唐書注開元中右威衛錄事參軍失名

亡名氏春秋加減

唐志一卷

佚

崇文總目唐元和時國子監承詔修定以此經字文多少不同故誌其增損以防差駁

中興書目春秋加減一卷訂正左氏句讀字畫訛舛

陳振孫曰書稱元和十三年國子監奉勅定不著人名校定偏旁若五經文字之類此本作小禮冊纔十餘板前有睿思殿書籍印末稱臣雱校定蓋承平時禁中書也

春秋精義

宋志三十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彙事於上分抄杜氏孔穎達言數家之說參以釋文

演左氏傳諡族圖

五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左氏學世譜增廣之貫穿系序差無遺略

春秋龜鑑

宋志一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述春秋周及諸侯世次齊魯大國公子公孫初不詳備其後傳寫又失其次序今存以備討閱

春秋宗族各諡譜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略采春秋三傳諸國公卿大夫姓名各諡號

春秋指掌圖

二卷

佚

國史志春秋指掌圖二卷融據李瑾指掌爲圖不著姓

春秋十二國年曆通考作二十國年表

宋志一卷

佚

國史志不知撰人

陳振孫曰不知何人作周而下次以魯蔡曹衛滕晉鄭齊秦楚宋杞陳吳邾莒薛小邾按館閣書目有年表二卷元豐中楊彥齡撰自周之外凡十三國又按董氏藏書志年表無撰人自周至吳越凡十國又有附庸諸國別爲表凡征伐朝覲會同皆書今此表止記卽位及卒皆非二家書也

春秋新義

宋志十卷

佚

春秋纂類義統

宋志十卷

佚

春秋通義

宋志十二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八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十二

宋真宗皇帝春秋要言

三卷 中興書目五卷

佚

長編上作春秋要言三卷召輔臣至龍圖閣示之

玉海天禧元年二月幸龍圖閣出春秋要言三卷示輔臣二年以

賜皇太子三年十月賜輔臣御製前後序

職官分紀天章閣天禧四年初建五年二月工畢奉真宗御集安

閣中有春秋要言五卷

楊氏均魯史分門屬類賦

三卷

佚

玉海乾德四年四月國子丞楊均上魯史分門屬類賦三卷詔褒

之

晁公武曰皇朝楊均撰以左氏事類分十門各爲律賦一篇乾德四年上之

按是書宋藝文志作崔昇撰楊均注

胡氏旦春秋演聖通論

十卷

佚

崇文總目皇朝祕書監胡旦撰多摭杜氏之失有裨經旨黃淵曰胡旦編年先經後傳柳仲塗欲贈一劍意尊經也

許氏洞春秋釋幽

五卷

佚

宋史許洞字洞天吳縣人太子洗馬仲容之子精左氏傳咸平三年進士釋褐雄武軍推官景德二年除均州參軍大中祥符四年召試改爲江主簿

葉氏清臣春秋纂類

宋志十卷

佚

中興書目天禧中葉清臣取左氏傳隨事類編爲二十六門凡十卷名春秋纂類

胡氏瑗春秋口義

宋志五卷

佚

陳振孫曰胡翼之撰至宣公十二年而止戴岷隱在湖學嘗續之不傳

石氏介春秋說

未見

王氏沿春秋集傳

宋志十五卷

佚

崇文總目沿惠學者自私其家學而是非多異失聖人之意乃集三傳之說刪爲一書又見祕書目有先儒春秋之學頗多因啓求之得董仲舒等十餘家沿自以先儒猶爲未盡者復以己意箋之晁公武曰沿字聖源大名人好春秋所至以春秋斷事是書集三傳解經之文仁宗朝嘗奏御詔直昭文館後官至天章閣待制

長編景祐元年正月河北漕臣轉運使刑部員外郎王沿詣闕奏
事上所著春秋集傳十五卷復上書以春秋論時事命直昭文館
賈氏昌朝春秋要論

十卷

佚

玉海景祐元年十二月崇政殿說書賈昌朝撰春秋要論十卷詔
令舍人院試二年五月詔直集賢院

春秋節解

八十卷

佚

玉海景祐二年正月御延義閣命賈昌朝講春秋慶曆四年三月
問輔臣三傳異同之說賈昌朝曰左氏多記事公穀專解經皆以
尊王室明賞罰然考之有得失皇祐五年十月上春秋節解八十
卷

李氏堯叟春秋集議略論

宋志二卷

佚

玉海慶曆中大理丞李堯俞辨三傳諸家得失及采陳岳折衷總其類例五百餘目而成一百九十五論表進稱春秋集議略論三十卷今分上下二卷

孫氏復春秋尊王發微

宋志十二卷中與目有總論三卷今佚

存

歐陽修曰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

晁公武曰皇朝孫明復撰史臣言明復治春秋不取傳注其言簡而義詳著諸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治亂之迹故得經之意爲多常秩則譏之曰明復爲春秋猶商鞅之法棄灰於道者有刑步過六尺者有誅謂其失於刻也胡安國亦以秩言爲然王得臣曰泰山孫明復治春秋著尊王發微大得聖人之微旨學者多宗之以爲凡經所書皆變古亂常則書之故曰春秋無褒蓋與穀梁子所謂常事不書之義同

王闢之曰明復尊王發微十五篇爲春秋學者未之有過者也

葉夢得曰孫明復春秋專廢傳從經然不盡達經例又不深於禮學故其言多自牴牾有甚害於經者雖槩以禮論當時之過而不能盡禮之制尤爲庸淺

魏安行後序曰六經皆先聖筆削而志在於春秋者賞善罰惡尊天子而已矣奈何傳注愈多而聖人之意愈不明乎陽孫明復先生與學遠識屏置百家自得褒貶之意立爲訓傳名曰尊王發微其辭簡其義明惜流傳既久訛舛益多安行假守滌陽公餘獲與同僚參校釐正謬誤凡一百一十九釋文二百一十四命工鏤板以授學官若先生操履學問則有范文正公薦章歐陽文忠公墓誌銘載之詳矣此不復敘

朱子曰近時言春秋皆計較利害大義却不曾見如唐之陸淳本朝孫明復之徒雖未能深於聖經然觀其推言治道凜凜然可畏終得聖人意思

長編殿中丞國子監直講孫復治春秋不惑傳注其言簡易得經之本義既被疾樞密使韓琦言於上選書吏給紙札命其門人祖無擇卽復家錄之得書十五卷藏祕閣

陳振孫曰復居太山之陽以春秋教授不惑傳注不爲曲說其言

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攷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爲多石介而下皆師事之歐陽文忠公爲作墓誌

呂中曰春秋之學前乎此舉凡例而已自孫泰山治春秋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推見王道之治亂而天下始知有春秋之義

王應麟曰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

黃震曰先生力貧養親讀書泰山之陽魯之名士石介以下皆師事之丞相李迪妻以弟之女給事中孔道輔聞其風就見之范公富公薦之天子爲直講行無隱而不彰積力久効固應爾張貴妃幼隨其父堯封常執事先生左右旣貴數遣使致禮先生閉門拒之所謂求福不回非與

黃澤曰孫泰山謂春秋有貶而無褒若據此解經則不勝舛謬

李澧曰尊王發微其書於君臣內外之際論辨凜凜無少寬假宋人自歐陽永叔而下多盛稱之獨蘇子由不取至胡文定春秋傳引常秩之言謂孫氏之於春秋動輒有罪比之商鞅之刑及棄灰家氏鉉翁亦以爲法家之言然考胡氏春秋傳自伊川傳外多取資於二孫其持論不應齟齬如是以今觀其發明之義例原本三

珍傲宋版印

傳折衷于啖趙陸諸家而斷以古先哲王正經常法似非同時說

春秋所及

三傳辨失解

佚

程端學曰平陽孫氏復有尊王發微總論又有三傳辨失解

陳氏師道春秋索隱

三卷

佚

吳曾曰館中有陳師道春秋索隱三卷士大夫以為陳無已所作

非也師道建安人仕至殿中侍御史呂南公所謂深於春秋蓋與

泰山孫復齊能而師道仕望專高故不倚經以名者也

丁氏副春秋演聖統例

宋志二十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丁副撰田偉書目副作嗣未知孰誤其序云經有

例法一家所至較然重輕杜預釋例專主左氏而未該唐陸淳纂

例雖舉經而未備纖悉絳羅而咸在者其惟此書乎

春秋三傳異同字

宋志一卷

佚

鄭樵曰丁副春秋三傳同異字可見於杜預釋例陸淳纂例

黃氏君俞春秋關言

通志十二卷

佚

趙希弁曰國子監直講黃君俞蓋仁廟時閩人所謂六經關言二傳節摘六經續注三史訓彞六代史記惜不得而見之矣

周氏希孟春秋總例通志作希聖

通志十二卷

佚

龍氏昌期春秋正論

通志三卷

佚

春秋復道論

通志十二卷

佚

張氏公裕春秋注解

佚

周氏堯卿春秋說

三十卷

佚

曾鞏曰堯卿之學春秋謂由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

劉氏義叟春秋辨惑

佚

春秋災異

佚

按仲更嘗從李挺之受曆其於春秋有辨惑災異二書今俱無存晁以道題詩云志苦言危凜雪霜何人敢喚作劉郎休論瑞應誇圖牒羞死當年顧野王

歐陽氏修春秋論

三篇

存

春秋或問

二篇

存

黃震曰歐陽公論春秋謂學者不信經而信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隱公非攝趙盾非弑許世子止非不嘗藥亂之者三子也起隱公止獲麟皆因舊史而修之義不在此也卓哉之見讀春秋者可
以三隅反矣

宋氏堂春秋新意

佚

玉海成都宋堂著春秋新意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上其所著
書十月以爲四門助教

長編堂雙流人

楊氏繪春秋辨要

十卷

佚

玉海嘉祐三年楊繪獻書意詩旨春秋辨要十卷閏十二月命爲

集賢校理

宋氏敏修春秋列國類纂

佚

玉海皇祐五年宋敏修上所著列國類纂四月召試學士院

黎氏錚春秋經解

通考十二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黎錚希聲撰錚蜀人歐陽公之客名其書爲經解者言以經解經也其後又爲統論附焉

魯氏有開春秋指微

宋志十卷

佚

朱氏案春秋指歸

佚

范仲淹進狀曰臣伏見故祕書丞集賢校理朱寀幼有俊才服膺儒術研精道訓務究本源越自經庠擢陞文館力學才起美志未伸不幸夭喪深可嗟悼寀春秋之學爲士林所稱有唐陸淳始傳

此義學者以爲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案苦心探蹟多所發揮其所著春秋指歸若干卷謹繕寫上進乞下兩制詳定如實可收采則乞宣付崇文院

王氏哲春秋通義

宋志十二卷

佚

春秋異義

十二卷

佚

春秋明例彙括圖

通考一卷

佚

皇綱論

宋志五卷

存

玉海至和中太常博士王哲撰春秋通義十二卷據三傳注疏及啖趙之學其說通者附經文之下闕者用己意釋之又異義十二

卷皇綱論五卷二十三篇

陳振孫曰太常博士王哲撰春秋皇綱論明例彙括圖共六卷至和閒入館閣目

江氏休復春秋世論

三十卷

佚

隆平集江休復字鄰幾雍邱人天聖二年進士除集賢校理修起居注積官刑部郎中著春秋世論三十卷

按休復著春秋世論故韓維贈詩云翼孔著高議

齊氏賢良春秋旨要

佚

按齊氏春秋旨要杜諤采之程端學本義引之

朱氏定春秋索隱

宋志五卷

佚

程端學曰授於師道先生

孫氏立節春秋三傳例論

佚

贛州府志孫立節字介夫寧都人皇祐五年進士判桂州著春秋三傳例論孫復見之歎曰吾力所未及者介夫盡發之矣

范氏隱之春秋五傳會義

佚

張方平薦狀曰伏見太常寺奉禮郎范隱之所著春秋五傳會義經術深明旨趣醇正今去聖逾遠異端多門常人好奇鮮根於道隱之論述獨探精粹且其履行高介不羣志甚自強進未云止儻蒙樂育必成良材伏乞聖慈特命取所著書登諸衡石之末特與召試備館閣之缺

蔡氏襄講春秋左氏傳疏

一篇

存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九

存

一

此段無詳其人

樂原漢治原家於北齊時其家貧其子以未耕與

文無不勤其子以未耕與

其子以未耕與

其子以未耕與

其

此段無詳其人

二勤其命其子以未耕與

其子以未耕與

其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十三

劉氏敬春秋傳

宋志十五卷

存

王應麟曰劉原父深於春秋然議郭后祔廟引春秋禘於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號而不許其禮張洞非之曰按左氏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敬議非是然則稽經議禮難矣哉

春秋權衡

宋志十七卷

存

敬自序曰劉子作春秋權衡權衡之書始出未有能讀者自序其首曰權準也衡平也物雖重必準於權權雖移必平於衡故權衡者天下之公器也所以使輕重無隱也所以使低昂適中也察之

者易知執之者易從也不準則無以知輕重不平則輕重雖出不信也故權衡者天下之至信也凡議春秋亦若此矣春秋一也而傳之者三家是以前其善惡相反其褒貶相戾則是何也非以其無準失輕重耶且昔者董仲舒江公劉歆之徒蓋嘗相與爭此三家矣上道堯舜下据周禮是非之議不可勝陳至於今未決則是何也非以其低昂不平耶故利臆說者害公義便私學者妨大道此儒者之大禁也誠準之以其權則童子不欺平之以其衡則市人不惑今此新書之謂也雖然非達學通人則亦必不能觀之矣耳牽於所聞而目迷於所習懷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心故亦譬之權衡矣或利其寡而示權如羸或利其多而示權如縮若此者非權衡之過也人事之變也

葉夢得曰劉原父知經而不廢傳亦不盡從傳據義攷例以折衷之經傳更相發明雖閒有未然而淵源已正今學者治經不精而蘇孫之學近而易明其失者不能遽見故皆信之而劉以其難入則或詆以爲用意太過出於穿鑿彼不知經無怪其然也

晁公武曰權衡論三傳之失意林敘其解經之旨劉氏傳其所解經也如桓無王季友卒胥命用郊之類皆古人所未言

陳振孫曰原父始爲權衡以平三家之得失然後集衆說斷以己意而爲之傳傳所不盡者見之意林其傳用公穀文體說例凡四十九

春秋意林

宋志二卷玉海五卷

存

史有之序曰清江爲二劉三孔鄉文獻宜徵而足今三孔集故在獨二劉所著燬於兵假守於此非惟無以致尙古之意亦無以應求者之請旁加搜訪得原父春秋意林三傳權衡議論堅正有功聖經異時立朝抗節不畏權倖爭故相之謚法奪宦官之使各深得筆削之義乃知所學蓋有自來與然則是書之存實有關於世教再壽諸梓庶幾著前輩之懿補郡乘之缺云

吳萊後序曰劉子作春秋權衡自言書成世無有能讀者至意林猶未脫橐多遺闕蓋昔左氏言孔子作經從諸國赴告故又博采他事以附經今劉子乃據閔因敘謂聖人悉徵百二十國寶書傳者從之將當時諸國所赴告者各有書也抑此豈卽墨子所稱百二十國春秋乎東遷以來晉有乘楚有櫛魯有春秋秦世家文

公以後始有史以記事王道衰諸侯力政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凡經傳之可見者一百一十七國晉地理志且引夏商時國二斟豕韋過戈之屬非周舊也齊桓晉文之盛朝聘盟會侵伐敗亡者無慮數十而附庸小邑蠻夷雜種又豈悉有書可徵乎史稱魯君資孔子之周因老聃觀書周室且歷聘七十國又云與魯君子左邱明觀史記自隱公訖於獲麟要之春秋固魯史也因麟出而虛其應故取而修之非本書獲麟者所書周室事亦鮮無觀周史孔子世家孔子嘗往來齊宋衛陳蔡之郊晉故霸國也聞趙簡子殺竇犢鳴犢至河而勿渡楚亦欲以書社七百里地封之子西靳不可又輒反於魯將所聘者又未必有七十國也然亦何暇悉徵其書乎墨子戰國人妄稱有百二十國春秋耳非聖人之遺言也何則杞宋王者後爵稱公皆大國也宋頗存王禮而杞乃以僻陋而用夷孔子曰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惟古之官各得之鄉子他無見也雖然聖人作春秋但因魯事以寓王事隱桓之初王政不行而魯與齊鄭宋衛交齊桓肇霸而魯事齊晉文繼霸而魯又事晉襄昭以降霸統將絕而魯又事吳楚故經之所載類不出此數國事然則春秋固魯史也魯史所不載聖人誠不得而筆削

之又何待悉徵百二十國之書乎嗚呼閔因之說是亦無徵而弗信者矣

何喬新曰劉氏意林之書出而墨守膏肓之論詳

春秋說例

宋志一卷玉海二卷中興書目一卷

佚

春秋文權

宋志五卷玉海二卷

佚

王應麟曰中興書目無

劉氏攷春秋內傳國語

宋志十卷

佚

徐氏晉卿春秋經傳類對賦

一卷

存

晉卿自序曰予讀五經酷好春秋治春秋三傳雅尚左氏然義理

牽合卷帙繁多顧茲謏聞難以殫記乃於暇日撰成錄賦一篇凡一百五十韻計一萬五千言欲包羅經傳牢籠善惡則引其辭以倡之欲錯綜各跡源統起末則簡其句以包之欲按其典實故表其年以證之欲循其格式故比其類以屬之首尾貫穿十得其九命曰春秋經傳類對將使究其所窮可以尋其枝葉舉其宏綱可以撮其樞要也其閒立意迂闊措辭鄙野不尚華而背實但慮涉於淫競不摘詭以扶奇又懼傷夫名教故用藏於巾衍以自備於檢尋傳之昆雲而俾謹乎誦習非敢流布聖旦昭示鉅儒以爲哂噱之資也

區斗英曰是賦乃徐祕書所作江陵路總管太原趙嘉山得其善本授之郡庠俾鋟梓以淑諸生

按是書晁氏讀書志趙氏讀書附志鄭氏通志略陳氏書錄解題朱氏授經圖焦氏國史經籍志皆無之晉卿皇祐中爲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區斗英者元至正中長沙教授也

李氏宗道春秋十賦

一
卷

佚

王應麟曰李宗道春秋十賦屬對之工如越椒熊虎之狀弗殺必滅若敖伯石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王子爭囚而州犁上下伯輿合要而范宣左右魯昭之馬將爲橫衛懿之鶴有乘軒于奚辭邑而衛人假之器晉侯請隧而襄王與之田星已一終魯君之歲亥有二首絳老之年作楚宮見襄公之欲楚效夷言知衛侯之死夷雞憚犧而斷其尾象有齒以焚其身虞不臘矣吳其沼乎好魯以弓請謹守寶賜鄭以金盟無鑄兵蛇出泉臺聲姜薨鳥鳴亳社伯姬卒

章氏拱之春秋統微

宋志二十五卷

佚

王應麟曰統微據三傳啖趙意所不及者斷以己見并采陸淳可取之義

李氏清臣春秋論

二篇

存

杜氏諤春秋會義

宋志二十六卷

佚

諤自序略曰漢胡母生董仲舒之徒出而公羊興申公蔡千秋之學盛而穀梁起業左氏者又有賈護劉歆之屬故得並立學官三家異論接跡而出是非互有所私注釋之意多緣其流杜元凱則拘以赴告何休則涉以讖緯范甯雖務探經而博采諸說然未盡詳唐世啖趙陸淳亦精焉下闕

晁公武曰皇祐閒進士杜諤集釋例繫露規過膏肓先儒同異篇指掌碎玉折衷指掌議纂例辨疑微旨摘微通例胡氏論箋義總論尊王發微本旨辨要旨要集議索隱新義經社三十餘家成一書其後仍斷以己意雖其說不皆得聖人之旨然使後人博觀古今異同之說則於聖人之旨或有得焉

陳振孫曰自三傳及啖趙諸儒訖於孫氏經社凡三十餘家集而繫之經下時述以己意有任貫者爲之序

張彊曰宋皇祐間眉州杜諤注以三傳及諸儒三十餘家議論分繫於經之下而附以說凡二十六卷

趙氏贈春秋經解義例

宋志二十卷

佚

春秋論

宋志三十卷

佚

宰輔編年錄趙瞻字大觀鳳翔整屋人元祐三年簽書樞密院事卒諡懿簡

晁說之序曰夫子自謂三十而立之後十年乃不惑實自志學之後二十年也嗟乎學而不惑之難如此同知樞密院懿簡趙公沒身於春秋著春秋經解十卷約而喻簡而達顧杜氏啖趙諸儒之例而病之作春秋例義二十卷問者曰孰病曰病前人有例而無義也曰孰謂義曰義正者爲正例猶嶽鎮之不可移也義變者爲變例則滄海之涵泳而靡常也俟其比偶其類右志而左物又如九野之博而實其理衆星之繁而麗乎文則約且簡者得以窺聖人之志也自啖趙謂公穀守經左氏通史之後學者待左氏如古史記美文章紛華而玩之不復語經於斯矣公獨於經先之左氏

而不合則求之公穀又不合則求之啖趙陸氏而遠獨及於董仲舒近在本朝諸儒則獨與孫明復辨其好而無黨惡而無欲毅然不惑於名高者也黯然不惑於衆而自信者也公未著書之前有名世大儒爲矯枉之論曰隱非讓盾止實弑國中勇聞而鄉風莫敢少異公獨歎曰予豈溺於三傳者其如春秋重志而察微何信簡編而疑師授專耳目而忽志意最學者之災也隱雖非賢君而讓國之志不可誣也盾非州吁止非般則非實弑而加弑以篤爲人臣爲人子者萬世之忠孝衆人之疑可也孰謂君子而疑諸如彼之言則春秋開卷平讀而小子得之矣何爲乎子貢閔子騫公肩子曾子子石之徒惑焉學者徒知游夏不能措一字也已嗚呼公之於春秋篤好而勤力矣公早以濮議名重於天下其後論新法閒居終南之下者十餘年晚由溫公之言起廢不三年遂與樞務皆以春秋之學著之行事而未嘗以所學一出於口又何難耶世之人徒知公之立朝而莫知公之所以然者積學於躬有在於此也公不究所蘊而薨於位大夫學士悲之而幸此書之存焉爾也說之元祐中以婚姻之故辱公賜之話言繆已竊爲春秋學矣而不能公之問雖嘗略觀公之書而未之好也逮今三十餘年始

知好公之書而歎息涕泗有不可贖之悔則姑從其諸孫而序之以補墓銘隧碑之所遺云宣和五年癸卯五月

陸氏縮春秋新解

三十卷

佚

盧熊曰陸縮字權叔常熟人舉進士官至朝奉郎尙書職方郎中充淮南等路制置發運司運鹽公事贈中散大夫

朱氏臨春秋私記

宋志一卷

佚

春秋統例

通志二十卷

佚

金華志臨先家吳興五季避亂遷浦陽從安定胡瑗受春秋瑗著春秋辨要謂惟臨所得爲精臨晚年好唐陸淳學謂孔子沒千有餘年說春秋者無出淳書之右以呂公著薦入官歷宣德郎守光祿寺丞以著作佐郎致仕

王氏樂春秋義解樂程氏本義作斐

宋志十二卷

佚

唐氏既春秋邦典

宋志二卷

佚

鄒浩序曰真淡翁隱者也少舉進士有能賦聲已而用其伯父質肅公之薦仕州縣一日不合意莞然笑曰道其在是乎拂衣以歸遂閉關於漢水之上殆二十年元祐八年冬予以教官至襄陽求見翁翁弗予拒也而登其堂造其室親炙其言行而知其心蓋嘗論辨至於經史百氏之書從橫稽據如出乎其時而目覩其事如卽乎其人而躬受其旨未嘗不覲然驚喟然歎以翁爲邈不可卽也其後集論語春秋者分爲二卷合四十四篇且以六典治邦國之義名之曰邦典顧自三傳以來相踵而私其見者多矣獨於衆言殺亂之中取周官而折衷焉以暢孔子不說之意如執規矩以驗方圓如引繩墨以分曲直雖三尺童子亦舉知其可信不疑嗚呼春秋日月傳注者食之不有人焉祛陰陽之慝而還其光明則

俚俚於世者孰待而成功乎翁之有功於經可謂至矣覽者以夫
默而成之之心觀其默而成之之說則邦典之奧當自得之姑掇
其大概并翁之所以出處者發其端云翁唐氏名旣字潛亨號真
淡翁紹聖四年

陳振孫曰唐旣字潛亨撰質肅之姪自號真淡翁與其子愁問答
而爲此書鄒道鄉爲之序

孫氏

子平練氏明道春秋人譜

宋志一卷

佚

宋史孫子平練明道同撰

王應麟曰元祐中孫子平練明道編春秋人譜凡三十八國千七
百六十五人分三卷今合爲一

張氏砥春秋傳

佚

按砥治春秋三十年成書三十萬言當日以貽司馬溫公
託其自上廢三傳之學而行其書以伸千載聖人未明之
意溫公封還之報書存集中

馮氏正符春秋得法忘例論

通考三十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馮正符所撰熙寧八年何鄉取其書奏之久而不報意王安石不喜春秋故也其書例最詳悉務通經旨不事浮辭正符頗與鄧綰陳亨甫交私後坐口語被斥

陳振孫曰蜀州晉原主簿遂寧馮正符信道撰其父堯民希元爲鄉先生正符三上禮部不第教授梓遂學十年著此書及詩易論語解蜀守何鄉首以其春秋論上之熙寧末中丞鄧綰薦之得召試賜同進士出身王安石亦待之厚其書首辨王魯素王之說及杜預三體五例何休三科九旨之怪妄穿鑿皆正論也

李燾曰信道當熙寧九年用御史鄧文約薦召試舍人院賜出身文約尋責守號略信道亦坐附會奪官歸故郡後又得馮允南所爲墓銘信道實事安逸處士何羣其學蓋得之羣羣學最高國史有傳其師友淵源果如此則謂信道附會進取或以好惡言之耳王荆公當國廢春秋不立學官而信道學經顧於春秋特詳鄧御史嚴事王荆公不敢異乃先以得法忘例論言於朝初不曰宰相

不喜此也此亦可見當時風俗猶淳厚士各行其志不專以利祿故輟作御史殆加於人一等然信道要當與何羣牽聯書國史鄧御史偶相知適相累耳余舊評如此今無子孫其書則爲鬻書者擅易其姓名屬諸李陶陶字唐夫嘗學於溫公號通經李氏諸子唐夫最賢而得法忘例則實非唐夫所論也不知者妄託之

楊氏彥齡左氏春秋年表

宋志二卷

佚

王應麟曰元豐中楊彥齡撰據經傳歲月爲表首敘周魯繼以齊晉秦宋衛陳蔡曹鄭吳楚越之國

左氏蒙求

宋志二卷

未見

家氏安國春秋通義

宋志二十四卷

佚

姓譜安國字復禮眉山入初任教授晚監郡

家氏勤國春秋新義

佚

宋史勤國慶曆嘉祐閒與從兄安國定國同從劉巨游與蘇軾兄弟爲同門友王安石廢春秋學勤國憤之著春秋新義

陳氏洙春秋索隱論

通志五卷

佚

文氏濟道春秋綱領

四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文濟道撰排比事實爲儷句蒙求之類也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十四

朱氏長文春秋通志

二十卷

佚

宋史朱長文字伯原蘇州吳人舉進士乙科以病足不肯試吏築室樂圃坊著書閱古元祐中教授於鄉召爲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有文三百卷六經皆有辨說

長文自序曰夫孔子何爲而作春秋也所以存王道而見己志也孔子之志堯舜禹湯文武之志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志見於孔子孔子之志見於春秋其揆一也昔周室東遷王綱絕紐朝覲會盟之儀不修於京室禮樂征伐之柄皆出於諸侯三綱五常蕩然墜地號令無稟典法大壞周之所存位號而已更歷數世亂日以甚荆楚吳越交亂天下夫隱欽宗廟諱之後諸侯無王矣成襄之後大夫無諸侯矣君臣之道父子之恩至於泯滅孔子知時之不用

道之不行既無以有爲於當世又懼王者之法於是乎絕嘗歎曰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是因魯史而作春秋所以尊王室繩暴
亂舉王綱修天常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爲天下儀表貶諸
侯討大夫以達賢者之事公羊子云撥亂而反諸正是也明常典
立大法褒善黜惡賢賤不肖不失纖介其道以堯舜爲祖以文
武爲憲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所以治天下之術無不具在可謂聖
人之極致萬世之成法也孔子既沒師說各傳而能言其要者莫
如孟子孟子之言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
懼推是以見抗王法以繩暴亂也又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今之
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推是以見隱
欽宗廟諱而下譏諸侯之無王成襄而下譏大夫之無諸侯也又
曰春秋無義戰推是以見諸侯不得專兵也又曰子噲不得與人
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推是以見春秋非王命不得擅廢置也
蓋孟子深於春秋惜哉其不著書也其後作傳者五而三家存焉
左氏盡得諸國之史故長於敘事公穀各守師傳之說故長於解
經要之互有得失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董仲舒平津侯
治公羊而公羊之學施於朝廷孝宣帝劉向好穀梁穀梁之義顯

於石渠劉歆賈逵之徒好左氏而左氏之傳列於學官是非紛錯
準裁靡定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其秉毫牘焦思慮以爲論著疏說
者百千人矣攻訐毀訾黨同斥異恬不知怪范寧解穀梁略言三
家之得失故文中子謂使范寧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唐儒
啖助始作三傳集解趙伯循又爲之損益陸淳會萃其說作纂例
辨疑微指之類取其長而棄其短撮其是而刪其非又頗益之己
說由是春秋之學初得會通學者賴焉本朝孫明復隱泰山三十
年作尊王發微據經推法洞究終始不取三傳獨折諸聖人之言
明諸侯大夫功罪得於經之本指爲多慶曆中仁宗皇帝銳意圖
治以庠序爲教化之本於是興崇太學首善天下乃起石守道於
徂徠召孫明復於泰山之陽皆主講席明復以春秋守道以易學
士大夫翕然向風先經術而後華藻旣而守道捐館明復坐事去
國至和中復與胡翼之並爲國子監直講翼之講易更直一日長
文年在志學好治三傳略究得失日造二先生講下授兩經大義
於春秋尤勤未就明復以病居家雖不得卒業而緒餘精義不敢
忘廢頗欲著書以輔翼其說而嬰疾未遑也熙寧中王荊公秉政
以詩書易禮取天下士置春秋不用蓋病三家之說紛糾而難辨

也由是學者皆不復治此經獨余於憂患顛沛之閒猶志於是會元祐初詔復立於學官而余被命掌教吳門於是首講大經以授學者兼取三家而折衷其是旁考啖趙陸淳諸家之義而推演明復之言頗繫之以自得之說不二歲講終獲麟紹聖初被召爲太學博士復講此經乃哀其所錄次爲二十卷名之曰通志使學者由之可以見聖人之道如破荆榛而瞻門庭披雲霧而觀日月也異日居朝端斷國論立憲章施政教可推其本旨而達於行事豈小補古之爲師者以講解爲職故能傳道而解惑而從學者以聽授爲業故能立身而揚名若夫務規矩之末而倦於講解守簡編之義而忽於聽授其何以繼前哲之用意哉余所以蚤夜孜孜探討大經之意亦求稱其職而已紹聖元年正月

從子佺知筠州進表曰元聖素王之道蓋緯地以經天六藝載籍之傳實同條而共貫夫缺一則不可豈道二而當然臣某中謝竊以周自平王東遷維邑而周室衰微詩於黍離降爲國風而小雅盡廢征伐肆出名號僅存聖人傷周道之不行春秋因魯史而有作筆則筆而削則削是其是而非其非歷載一十二公行事之當愆以代二百餘年時君之賞罰非獨貴中國而賤夷狄又將尊天

子而抑諸侯於以明禮樂而立政刑莫不禁戰伐而繩暴亂片言
示貶戮宵人既死之姦一字或褒發潛德幽光之美知我者罪我
者當時有感而終麟在則人亡則書後世遂資於古鑑故亂臣賊
子以之知懼雖言偃卜商不能措辭卓哉大經孰明奧義嗟去聖
之既遠悼爲說之紛更稽之左氏則有敘事之長考之公穀則有
解經之善啖助之集解復爲之損益陸淳之纂例自較其短長要
之探其淵源未免互有得失發明聖師之微旨允歸極治之熙朝
在仁宗時嘗命以師儒迨元祐初復詔以科舉力贊盛時之治頗
號得人之多伏念先臣幸生斯世夙紹青氈之學每耽黃卷之書
未冠而掇巍科既壯而事高蹈棲遲樂圃閉門著書者垂三十年
特起泮宮鼓篋授學者逾數百輩晚被鉅公之薦旋膺璧水之招
翱翔芸閣之儔遊紬繹樞庭之密議平生之作述於羣經固無不
該通而終身之討論在此書尤深於凡例其去取三家之當否旁
稽考諸儒之異同遠殊董仲舒劉歆向所治之偏近取孫明復程
頤顥立言之要酌以自得之學著爲通志之編屬時論一起於要
塗使斯文遂束於高閣天祐吾道運丁昌辰恭惟皇帝陛下大一
統以朝元張四維而御極下襲水土之治上律天時之和且欲因

文武而憲章又將紹堯舜而祖述首念恢隆於此道聿先復用於是經立之學官取以士類所以撫四海而奄九有是將舉三綱而明五常而臣以一介之微生際千齡之嘉會早竊功名於俊域屢叨講席於王宮尋常不墜於箕裘鑒寐敢忘於堂塾因贊郡條之暇自遺傳癖之譏況此難逢實爲幸遇追念前人之志覲揚後世之名與其獨善以傳家孰若迪教而輔世謹蠲筆札恭綴簡編所有先臣某著春秋通志并序凡二十卷計一十策謹實詣登聞檢院隨表投進以聞恭願天度包荒聖心稽古輔以緝熙光明之學資於施爲注措之時或備乙夜之觀庶少裨於德政儻示諸生之好亦有補於方來遂忘鈇鉞之誅仰瀆神明之聽

玉海淳熙十四年九月朱佺進伯父長文春秋通志十冊付祕省中興書目春秋通志二十卷折衷三傳旁考啖趙陸淳之說及推演孫復之言

王氏

乘春秋統解

三卷

佚

元祐四年梓州路轉運使呂陶奏曰朝廷復春秋之科爲置博士

所以扶進後學敦勸諸生甚大惠也廣安軍鄉貢進士王乘嘗撰
春秋統解三卷序引二十四篇推明筆法得其大旨比之陳岳折
衷王沿集傳孫復發微不在其下曾於元祐二年九月中繕寫投
進乞詔侍從館閣臣僚考詳其書藏於祕省以備一家之說廣四
部之盛

劉氏

易春秋經解

宋志二卷

佚

韓琦贈詩曰夫子春秋之所記二百四十有二年謹嚴之法不可
犯欲示萬世天子權禮樂征伐必上出諸侯雖大莫得專周平東
遷魯君隱王綱壞裂勿復聯天王所存位與號列國自用公承傳
齊桓晉文無實義挾周徇己掩大愆不歸聖筆立中制誰其當罪
誰其賢紛紛五傳角同異各專門戶執所偏遂令學者蹈迷徑不
探元本遭羈牽至於散向父子閒亦反天性相鑱鑄何休杜預范
甯輩離經附傳以臆箋膏肓廢疾互譏病雖欲針起難自痊前人
文字安可數議難啾啾秋嘒蟬有唐名儒陸淳者始開奧壤窺源
泉我朝又得孫明復大明聖意疏重淵劉生新解最後出了無塞

礙成通川所趨旨義極簡正撐拄異論牢且堅事不歸王皆不與
達經之志所以然詩三百可一言蔽曰思無邪而已焉方今四海
大一統萬里號令猶君前安不思危易其治毋容僭亂生階緣往
持此說助邦政坐令當展尊如天

程端學曰易定襄人

劉氏夔春秋褒貶志

通志五卷

佚

皮氏元春秋意

通志十五卷

佚

鄭氏招慶春秋會元

通志十二卷

佚

鄭氏壽春秋世次圖

通志四卷

佚

師氏協等四家春秋集解

通考二十五卷

佚

晁公武曰或人集皇朝師協石季長王棐景先之解爲一通具載

本文

馬氏擇言春秋要類

宋志五卷

佚

王應麟曰崇文目入類書

吳氏元緒左氏鼓吹

宋志一卷

佚

陳振孫曰彭門吳元緒撰

鞏氏徽春秋琢瑕徽或作潛

宋志一卷

佚

張氏傳增左氏編紀

經義

考

卷

一百八十一

五中華書局聚

宋志十卷

佚

王氏曉春秋原要

通志二卷

佚

楊氏希範左氏摘元

通志十卷

佚

李氏融春秋樞宗

宋志十卷

佚

惠氏簡春秋通略全義

宋志十五卷

佚

元氏保宗春秋事要

宋志十卷

佚

李氏滄春秋事對

宋志五卷

佚

宋志蔡延龜注

耿氏乘春秋傳

二十卷

佚

姓譜秉字直之江陰人仕至煥章閣待制

王氏當春秋釋

玉海十二卷

佚

春秋列國諸臣傳

宋志五十一卷

存

晁公武曰當眉山嘗爲列國諸臣傳效司馬遷史記凡一百三十有四人十萬餘言又釋春秋可謂有志矣

陳振孫曰當元祐中復制科以蘇軾薦試六論廷對切直置下第

與堂除簿尉所傳諸臣皆本左氏有見於他書則附其末繫之以贊諸贊論議純正文辭簡古於經傳多所發明

康造曰春秋人才尙餘三代氣質然非左氏之文雄古嚴密亦孰能暢敘發揚如此其言與事隨編年而書君子欲其迹之本末可攷辭之連屬畢見或類而爲之傳往往失之漏略此書成於賢良王當不惟該備無遺而復引史記國語等書補苴彌縫之而終之以贊多出新見學者與經傳參贊既足以見當時人才出處語默之大節抑於著述體製所得將不貲也

董氏敦逸春秋義略

通志十四卷

佚

吉安府志董敦逸字夢授永豐人嘉祐八年進士元祐中爲監察御史徽宗召拜諫議大夫極言蔡京卞過惡遷戶部侍郎卒

鄭氏昂春秋臣傳

宋志三十卷

佚

王應麟曰以人類事凡二百十五人附而名者又三十九也

程端學曰昂字尙明長樂人

劉氏熙古春秋極論

二篇三卷

春秋演例

三篇

未見

呂氏奎春秋要旨

宋志十二卷

佚

吳氏致春秋折衷

宋志十二卷

佚

程端學曰會稽人

兩浙名賢錄致從胡安定受業捨宅爲郡學

范氏柔中春秋見微

宋志五卷

佚

程端學曰南城人

謝氏子房春秋備對

宋志十三卷

佚

于氏正封三傳是非

二十卷

佚

朱氏振春秋指要

宋志一卷

佚

春秋正名蹟隱要旨

宋志十二卷敘論一卷

佚

春秋講義

宋志三卷

佚

程端學曰應天朱氏正名蹟隱要旨要并敘論不拘類例專取經意

李氏撰春秋總要

宋志十卷

佚

江氏撰春秋訓傳

佚

陸元輔曰元符中進士

沈氏滋仁春秋興亡圖鑑

宋志一卷

佚

李氏格春秋指歸

佚

袁州府志李格字承之萍鄉人元符中進士作詩諷新法讜論下

獄歷州縣以終

余氏安行春秋新傳

宋志十二卷

未見

晁公武曰皇朝余安行撰采三傳及孫復四家書參以己意爲之

江西通志余安行字仲勉德興人一云弋陽人官至太中一云朝議大夫所居有巖如月號石月先生所著春秋新傳元符中上之

詔藏秘閣

狄氏遵度春秋雜說

佚

宋史狄遵度字元規長沙人少舉進士一斥於有司恥不復爲以父棐任爲襄縣主簿居數月棄去好爲古文著春秋雜說多所發

明

馮氏山春秋通解

通考十二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馮山允南撰普州人澥之父也

按春秋通解山自爲序予家藏集本闕之

王氏安石左氏解

宋志一卷

存

陳振孫曰專辨左氏爲六國時人其明驗十有一事題王安石撰

其實非也

林希逸曰尹和靖言介甫未嘗廢春秋廢春秋以爲斷爛朝報皆後來無忌憚者託介甫之言也韓玉汝有子宗文上介甫書請六經之旨介甫皆答之獨於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皆不足信也和靖去介甫未遠其言如此其公今人皆以斷爛朝報之語爲荆公之罪亦冤甚矣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一

卷之十一

詩經卷之十一

詩經卷之十一

詩經卷之十一

詩經卷之十一

詩經卷之十一

詩經卷之十一

詩經卷之十一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二

秀水 朱彝尊編

男 昆田校

春秋十五

孫氏覺春秋經解

宋志十五卷

存

覺自序曰春秋者魯國之史孔子老而後成之書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是刪詩書定禮樂在於反魯之年而贊易在於五十之後也春秋止於獲麟而孔子沒於獲麟之後二歲耳是孔子於未沒之前猶記春秋之事則春秋之於六經最爲深義也孔子於未老之前不作春秋必其老而後作者蓋孔子尚壯猶冀當時之君有能感悟而用之者矣奈何周旋天下至於窮老而一邱之地不可得一旅之民不可有孔子之年益老而天下之亂不止至於臣弑君子弑父而天子不加誅方伯不致討三綱五常掃地俱盡孔子於是因魯之史以載天下之事二帝三王之法於是乎在春

秋之所善王法之所與也春秋之所惡王法之所棄也至於修身
 正家理國治天下之道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法莫不大備故前
 史云爲人臣而不知春秋必蒙首惡之名爲人子而不知春秋必
 陷大逆之罪故學者不可以不務也春秋之作蓋以天下無主而
 孔子以王法正之誅罰褒賞者天子之事也故孔子曰知我者其
 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作傳者旣不解孔子所以作春秋
 之意而杜預何休之徒又妄爲之說如杜預之說則曰周德旣衰
 官失其序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
 而志其典禮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其餘則皆卽用
 舊史若如其說則孔子乃一史官耳春秋旣曰作之又徒因其記
 注卽用舊史則聖人何用苟爲書也何休之說曰春秋將以黜周
 王魯孔子爲天下無王乃作春秋何得云黜周王魯如經書王正
 月者大一統也先王人者卑諸侯也不書王戰者以見天下莫之
 敵也書王而加天者別乎楚之僭僞也春秋尊王如此安得謂之
 黜周乎作傳者旣不解孔子所以作春秋之意而注釋者又妄爲
 之說至今好怪之徒更增引血書端門諸讖緯之說以解春秋此
 啖氏所謂弘綱旣失萬目從而大去者也故自孔子之沒能深知

孔子之所以作與春秋之所以存者孟子耳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之意以謂王者號令尙行於天下而於號令之中有過差失謬則詩人得以刺規而正之至其大亂而王道板蕩號令不行天子各存而已則孔子作春秋以代其賞罰也春秋既成孔子不久而沒又其書刺譏誅絕多病當時之人不可顯傳於世故門弟子受業春秋者無聞焉其後遂有春秋五傳鄒氏夾氏久已不傳而左傳公穀代興於漢然其祖習傳受傳記不明如習左傳者卽託爲邱明言與孔子同其好惡又身爲國史所載皆得其真然左氏之書時亦失繆此亦黨左氏之言也習公穀者又言孔子經成獨傳子夏公羊高穀梁赤皆子夏門人若二子同出子夏之門不應傳有同異此亦黨公穀之言也三傳之出旣已訛謬諸儒之說不可依據但當取其是而舍其非耳春秋之名說者亦衆如左氏說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又孟子亦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是孔子於未作之前已名春秋孔子因之不改也杜預曰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綜以爲所記之名也孝經亦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是言春秋可以舉四時杜預之說亦得矣三傳之作旣未可

質其後先但左傳多說事迹而公羊亦存梗槩陸淳以謂斷義即皆不如穀梁之精今以三家之說校其當否而穀梁最爲精深且以穀梁爲本其說是非褒貶則雜取三傳及歷代諸儒唐啖趙陸氏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聞即以所聞安定先生之說解之云

楊時序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爲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王者之詩亡則雅不作而天子無政矣春秋所爲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歿更秦燔書微言中絕漢興諸儒守專門之學互相疵病至父子有異同之論況餘人乎然自昔通儒達識未有不由此而學也熙寧之初崇儒尊經訓迪多士以爲三傳異同無所考正於六經尤爲難知故春秋不列於學官非廢而不用也而士方急於科舉之習遂闕而不講可勝惜哉高郵中丞孫公先生以其饜餘盡發聖人之蘊著爲成書以傳後學其微辭妙義多先儒之所未言者啓其關鍵使學者以稽其門叩其戶以窺堂奧豈曰小補之哉余得而伏讀之不能釋手聞所未聞多矣而其孫廣伯乃以其書屬予爲序以予之淺陋使得挂名經端自託不腐豈不幸矣哉然承命以來於茲有年矣而不敢措筆於其閒竊謂先生以宗工鉅儒

世所師仰雖片言寸簡皆足以垂世傳後況其成書耶晚學後進妄以蕪辭污鏝之非惟不足以爲重乃退之所謂言之適有累於高明也故絕意不敢爲而廣伯之請益至乃勉爲之書其後庶乎如古之附驥尾者後之覽者矜其意而勿誚焉可也

周麟之跋曰先君潛心春秋二十年得成說於郵上孫先生莘老其書家傳三世矣兵火焚蕩遂爲煨燼及寓居江浙嘗誦其說以授學者予每得竊聽之一日先君爲予言初王荆公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而莘老之書已出一見而有基心自知不復能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也不列於學官不用於貢舉積諸有年爰自近世是經復行而學士大夫亦罕知有莘老說也已而歎曰吁孫先生之書其遂湮沒已乎何其久而不顯也某應之曰此書豐城寶也隱顯亦各有時不幸而埋光鏹采於今之世然而龍泉太阿之氣自當夜動牛斗復有達識之士如張茂先輩表而出之以爲天下後世判蒙之器亦必有日矣後數年有文定胡公著春秋傳以進於上學者皆傳之而先君不及見也予近得之嘗反覆其義蓋與莘老之說合者十常六七然莘老發明聖人之奧舉三傳以斷得失反復折中著爲通論其旨詳而明深而當異

說不得而破此其遠處文定似不及也

邵輯序曰龍學孫公蚤從安定胡先生遊在經社中最少而尤深於春秋晚患諸儒之鑿彼此佩劍蠹蝕我聖經乃據其所自得爲之傳凡先儒之是者從之非者折衷之義例一定凡目昭然誠後學之指南也而傳者蓋寡余曩得之親故閒愛其議論之精審而文辭之辨博也常欲刊行與學者共之而力所不能既來楚郵以爲此公之鄉里也近世兩淮如合肥之包孝肅集山陽之徐節孝集皆因其鄉里而易以傳布吾之志遂矣適值大歉朝夕汲汲焉荒政之是營未暇及此越明年歲稔公私粗給於是擗節浮費鳩工鏤板置諸郡齋以永其傳其閒無解者多不備其經文今謹仍舊弗敢增也嗟乎書之顯晦蓋亦有時如公名節著於當時載在信史爛如日星固不待此以爲重輕然公平生之所留意今得百有餘年猶未顯行於世余獨寶藏之又適承乏於公之鄉里得以遂夙昔之志則此書之傳疑若有待也

汪綱曰龜山爲孫先生作春秋解後序竊謂楊公學遠於經今於是書尊信推予若弟子之於其師後學觀此當知所依歸矣

張碩曰高沙鄉先生龍學孫公春秋解發明聖經之隱奧折衷諸

儒之是否學者願見而不可得前政邵君出家藏本刻板郡齋其嘉惠後進也博矣

晁公武曰春秋經社其學亦出於啖趙凡四十餘門論議頗嚴陳振孫曰覺從胡安定游弟子以千數別其老成者爲經社覺年最少儼然居其閒衆皆相服此殆其時所作也 又曰孫覺春秋經解其自序言三家之說穀梁最爲精深且以爲本雜取二傳及諸儒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安則以所聞於安定先生者斷之楊龜山爲之後序

陳造曰孫先生春秋解其於經窮盡該備幾無遺意

張萱曰孫覺以三家之說校其當否而專主穀梁其是非褒貶雜用三傳及啖趙陸三家擇其說之最長者而以胡安定之說斷焉

春秋學纂

宋志十二卷

佚

春秋經社要義

宋志六卷

佚

黃仲元曰孫莘老與一時名勝為經社雖不主一人之臆說其閒卓然獨見者誰乎

王應麟曰經社要義分為類例考據諸傳以解經旨學纂其說以穀梁為本及采左氏公羊歷代諸儒所長閒以其師胡瑗之說斷之

程子頤春秋傳

宋志一卷

存

程子自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如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知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尙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得行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亦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朱子曰伊川春秋傳中閒有難理會處亦不爲決然之論也

陳亮跋曰伊川先生之序此書也蓋年七十有一矣四年而先生沒今其書之可見者纔二十年世咸惜其缺也予以爲不然先生嘗稱杜預之言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飶之使自趨之渙然

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先生於是二十年之閒其義甚精其類例博矣學者苟精考其書優柔饜飫自得於言意外而達之其餘則精義之功在我矣較之終日讀其全書而於我無與者其得失何如也

陳振孫曰略舉大義不盡為說襄昭後尤略序文崇寧二年作蓋其晚年也

黃淵曰伊川初令門人劉質夫作傳後來卻又親為之未知何以窺聖人用心處

劉永之曰程子之傳有舍乎褒貶予奪而立言者非先儒之所及也

胡居仁曰作春秋傳者不少惟程子發明得到

張子載春秋說

通考一卷

未見

晁公武曰張子厚為門人雜說春秋其書未成

蘇氏轍春秋集解宋志作集傳

宋志十二卷

存

轍自序曰予少而治春秋時人多師孫明復謂孔子作春秋略盡一時之事不復信史故盡棄三傳無所復取子以爲左邱明魯史也孔子本所據依以作春秋故事必以邱明爲本杜預有言邱明授經於仲尼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飶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斯言得之矣至於孔子之所予奪則邱明容不明盡故當參以公穀啖趙諸人然昔之儒者各信其學是而非人是以多窒而不通老子有言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予竊師此語故循理而言言無所係理之所至如水之流東西曲直勢不可常要之於通而已近歲王介甫以宰相解經行之於世至春秋漫不能通則詆以爲斷爛朝報使天下士不得復學嗚呼孔子之遺言而凌滅至此非獨介甫之妄亦諸儒講解不明之過也故予始自熙寧謫居高安覽諸家之說而裁之以義爲集解十二卷及今十數年矣每有暇輒取觀焉得前說之非隨亦改之紹聖之初遷於南方至元符元年凡三易地最後卜居龍川之白雲橋杜門無事凡所改

定亦復非一覽之洒然而笑蓋自謂無憾矣南荒士人無可與論說者顧謂子遜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此孔子之不可及而顏子之所太息也而況於予哉安知後世不復有能規予過者其於昔之諸儒或庶幾焉耳汝能傳予說使後生有聞焉者千歲之絕學儻在於是也

晁公武曰子由大意以世人多師孫復不復信史故盡棄二傳全以左氏爲本至其不能通者始取二傳啖趙自熙寧謫居高安至元符初十數年暇日輒有改定卜居龍川而書始成

葉夢得曰蘇子由專據左氏言經左氏解經者無幾其凡例既不盡經所書亦多違悟疑自出己意爲之非有所傳授不若公穀之合於經故蘇氏但以傳之事釋經之文而已傳事之誤者不復敢議則遷經以成其說亦不盡立凡例於經義皆以爲求之過

朱子曰蘇子由解春秋謂其從赴告此說亦是既書鄭伯突又書鄭世子忽據史文而書耳定哀之時聖人親見據實而書隱桓之時世既遠史冊亦有簡略處夫子據史冊寫出耳

陳振孫曰其書專取左氏不得已乃取二傳啖趙蓋以一時談經者不復信史或失事實故也

張萱曰轍以時人治春秋多師孫明復盡棄三傳後王安石解經至春秋漫不能通則詆以爲斷爛朝報致學者不能復明春秋故著此書取諸家之說而裁之以義

陳弘緒跋曰春秋集解十二卷宋穎濱先生蘇轍撰是時王介甫以春秋爲斷爛朝報不列學官故穎濱矯俗而作此書其說一以左氏爲主而於公羊穀梁二傳時多譏刺穎濱之言曰凡春秋之事當從史左氏史也公羊穀梁皆意之也蓋孔子之作春秋亦略矣非以爲史也有待乎史而後足也以意傳春秋而不信史失孔子之意矣十二卷中類皆發明此旨然予謂聖人之爲經也麗於事者必根柢於道揆之道而不合則雖其事之傳於久遠者要亦未可盡信左氏紀事粲然具備而亦閒有悖於道者政不妨博採之諸家以求吾心之所安子輿氏於武成亦僅取其二三策而已況邱明之書乎公穀雖以臆度解經然亦得失互見如戎伐凡伯於楚邱穀梁以戎爲衛齊仲孫來公穀皆以爲魯慶父魯滅項又皆以爲齊實滅之顯然與經謬戾其失固不待言至如隱四年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桓十有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莊二十有四年夏公如齊逆女諸如此類似公穀之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十六

崔氏子方春秋經解

宋志十二卷

佚

春秋本例 例要

宋志二十卷 今本十卷

存

子方自序曰春秋之法以爲天下有中外侯國有大小位有尊卑情有疏戚不可得而齊也是故詳中夏而略夷狄詳大國而略小國詳內而略外詳君而略臣此春秋之義而日月之例所從生也著日以爲詳著時以爲略又以詳略之中而著月焉此例之常也然而事固有輕重矣安可不詳所重而略所輕乎其槩所重者日其次者月又其次者時此亦易明耳然而以事之輕重錯於大小尊卑疏戚之閒又有變例以爲言者此日月之例至於參差不齊

而後世之論所以不能合也今考之春秋之法權事之輕重而著之爲例分其類而條次之可以具見而不疑若夫事有疑於其例者則備論焉且嘗論聖人之書編年以爲體舉時以爲名著日月以爲例春秋固有例也而日月之例蓋其本也故號本例嗚呼學者苟通乎此則於春秋之義斯過半矣

陳振孫曰涪陵崔子方彥直撰紹聖中罷春秋取士子方三上書乞復之不報遂不應進士舉黃山谷稱曰六合有佳士曰崔彥直其人不遊諸公然則賢而有守可知矣其學辨三傳之是非而專以日月爲例則正蹈其失而不悟也

玉海建炎二年六月江端友請下湖州取崔子方所著春秋傳藏祕書紹興六年八月子方之孫若上之

任氏伯兩春秋繹聖新傳

宋志十二卷

未見

晁公武曰皇朝任伯兩德翁撰解經不甚通例

玉海淳熙十二年二月任清叟進曾祖伯兩春秋繹聖傳十二卷付祕省

晁氏補之左氏春秋傳雜論

宋志一卷

未見

王應麟曰元祐中晁補之撰左氏雜論一卷指左傳之失凡四十
六條

晁氏說之春秋三傳說

三篇

存

劉氏弇春秋講義

佚

弇自序曰公天下之好惡者莫大乎好惡之心不存於是褒貶可寄而真好惡見矣春秋之爲經非釀好惡者也非致喜怒者也非私予奪者也爲孔子者得尺寸之柄効乎當世則春秋亦無事於作矣幽厲旣往滋削之周如日西薄奄奄就盡一變而爲葵邱之會政在諸侯可也再變而爲溴梁之會政在大夫猶之可也卒變而爲黃池之會則中國之紀綱掃地而盡尙曰可哉此春秋之不得不作也是故有闕之以謹其疑者如夏五郭

公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之類是也有視世久近而爲之者如辭顯於隱桓微於定哀之類是也有深探其本而加討者如天王狩于河陽趙盾許世子止弑其君之類是也有微物而吾無苟焉者如五石六鷓星隕如雨之類是也此其凡也有字之者有名之者有氏之者氏以誌其所自出各以謹其所當據字則於是乎進之矣有日之者有月之者有時之者其治是人也時爲緩月次焉日則於是乎操之爲已蹙矣此其例也君臣之義廢見之於隱桓之事然也父子之恩絕見之於蒯贖出奔然也兄弟之愛蔑見之於鄭伯克段者然也夫婦之別喪見之於姜氏孫于齊者然也書尹氏卒所以譏世卿之尸國爵書公及邾儀父盟所以疾盟詛之始兆亂書公子翬如齊逆女則親迎之廢有如此者矣書天王使凡伯來聘則朝覲之廢有如此者矣書如齊納幣與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則喪紀祭祀之廢有如此者矣此其槩也曰然則是書也而謂之春秋何也蓋天地之所以舒慘百物其運在四時而春秋爲陰陽之中聖人做乎陰陽以信褒貶此魯人命春秋之意雖孔子亦莫之能易也自孔子歿傳春秋者中閒有五而鄒氏夾氏獨泯滅不傳左氏公穀其大致不必一一盡同至唐有啖助趙匡兩人者

其最有功於春秋者乎學者之於春秋患在求之太過拘之太甚求之太過則精理失拘之太甚則流入於峭刻而不知變於此有一言而盡者道而已矣有兩言而盡者公與怨而已矣故曰聖人之言如江河諸儒沂沿妄入畝澮聖人之心如日星諸儒糾紛雲障霧塞此亦學者之大患也

楊氏湜春秋地譜

通考十二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楊湜編十三國地皆釋以今州縣名并爲圖於其後蓋常氏已嘗有此書而湜增廣焉

謝氏湜春秋義

宋志二十四卷

佚

春秋總義

宋志三卷

佚

張氏大亨春秋通訓

宋志十六卷

佚

張大亨自序曰少聞春秋於趙郡和仲先生某初蓋嘗作例宗論立例之大要矣先生曰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邱明識其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兆使學者自得之子從事斯語十有餘年始得其彷彿通訓之學所謂去例以求經略微文而視大體者也

陳振孫曰直秘閣吳興張大亨嘉父撰其自序言少聞春秋於趙郡和仲先生東坡一字和仲所謂趙郡和仲其東坡乎

按蘇籀雙溪集載嘉父以春秋義問東坡東坡答書云春秋儒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邱明識其用終不肯盡談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求之故僕以爲難未敢輕論也其書今載續集中嘉父自序稱少聞春秋於趙郡和仲先生者蓋此書也

五禮例宗

宋志十卷

存

陳振孫曰例宗考究亦爲詳洽

鄧氏驥春秋指蹤

宋志二十一卷

佚

程端學曰延平鄧驥字德稱

黃氏裳春秋講義

佚

姓譜裳字冕仲浦城人元豐五年對策第一後官尙書贈資政殿

大學士諡忠文

沈氏括春秋機括

宋志二卷玉海三卷

未見

晁公武曰春秋譜也

王應麟曰元豐中沈括撰春秋機括三卷上卷以魯公甲子紀周及十二國年譜中卷載周及十二國譜系世次下卷記列國公子諸臣名氏其無異名者不錄

春秋左氏紀傳

宋志五十卷通考三十卷

佚

李燾曰不著撰人名氏取邱明所著二書用司馬遷史記法君臣各爲紀傳凡欲觀某國之治亂某人之臧否其行事本末畢陳於前不復錯見旁出可省繙閱之勤或事同而辭異者皆兩存之又因以得文章繁簡之度雖編削附離尙多不滿人意然亦可謂有其志矣獨所序世族譜繫既與釋例不同又非史遷所記質諸世本亦不合也疑撰者別據他書今姑仍其舊以俟考求 又曰後在陵陽觀沈存中自誌乃知此書存中所著存中喜述作而此書終不滿人意史法信未易云

陸氏佃春秋後傳

宋志二十卷

未見

張氏根春秋指南

宋志十卷

佚

汪藻序曰六經惟春秋爲仲尼作聖人見其所志之書也學而不明乎是非何以爲人治而不明乎賞罰何以爲國此書之所以作而爲萬世法也雖曰以匹夫而行天子事有所謂婉而成章者然其褒貶一出乎天下是非之公豈故爲殊絕甚高之論使後人有不可及之歎哉不知班固何所授之立爲弟子退而異言之說開後世諸儒相詬病之端使當時誠有異同不應復云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孟子去孔子百餘年於書武成詩雲漢莫不疑之至春秋則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而已未嘗片言致疑於其閒也彼亂臣賊子者豈曉然知道理之人哉一見春秋而知懼焉非懼聖人之書也懼天下是非之公也自三傳出而聖人之經始不勝其繁好異者曰聖人之言窅然幽深必有不可以近情常理度者當冥思而力探之於是枝葉蕃滋無所不至人人務其己說之勝而莫知求至當之歸乃至子而以父學爲非弟子而以師說爲愚況其他哉則春秋不明三傳亂之也本朝自熙寧以來學者廢春秋不用數十年閒篤學而好之者蓋不爲無人然一時章分句析之學勝故雖春秋亦穿鑿破碎而不見聖人之渾全政和閒余過山陽吳園先生

張公在焉先生謂余曰學春秋而不編年無以學爲也余嘗以諸國縱橫例而類見之聖人之意了然矣當令子見吾書余未及受而先生亡未幾先生之書盛行於士大夫閒因得伏而讀之曰嗟乎聖人之意豈遠人哉曲學蔽之耳先生閉戶讀書二十餘年其見於世者固已碩大光明而所出裁一二而已則求聖人之心而得之者豈獨此書乎哉雖然以此書考之先生之志亦可以槩見矣

晁公武曰吳園先生張根知常撰以征伐會盟年經而國緯

陳振孫曰專以編年旁通該括諸國之事如指掌又爲解例亦用旁通法其他辨疑雜論諸篇略要義多所發明

林氏之奇春秋通解

佚

黃澤曰林少穎春秋說大抵不純其書時月日篇曰或曰經之書月書曰豈都無意乎曰此史例也非經意也何以言之夫史以編年爲書故必書日月以次事之先後若事無巨細槩書月書日則事紊而無條矣勢必先爲之法何等事則時而已何等事則月之何等事則月而又日之所以分事之輕重緩急也故事之緩者則

書時或月事之急者則書日焉所謂緩者何人事則朝聘會遇侵地伐國逆女乞師災異則螟水旱無冰星孛之類皆非一日之事故或時或月焉所謂急者何祭祀盟戰外諸侯內大夫卒災異日食地震星隕火災之類皆一日之事故日之也閒有當日而不日者史闕文也且日食當日者也莊公之世有不日者二內大夫卒亦當日者也自隱至宣時有不日者蓋世遠而簡編有不完者也又有例皆不日而日者如經書葬諸侯幾百處書日者數處而已蓋諸侯之葬雖有以我往而書然亦須彼來告而我方往也故告以日則書日焉然則葬多不以日告者不可必其日也以魯國猶有兩不克葬者二況他國乎或曰葬而來告豈有據乎曰成公十年五月晉侯獮卒七月公如晉明年三月始還自晉晉侯書卒而不書葬者以公在其國而不來告也夫事或時而不月或月而不日或時月而又日之舊史之文也二百年後而孔子修春秋使直欲書日以謹惡而史或闕之則何以補之哉孟子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焉則以知尊王律諸侯誅叛黜僭此出於聖人修經之法也若夫編年以著代書時日月以別事之同異皆循舊史而無所增損焉林氏書時月日凡兩篇此篇最當理

葉氏夢得春秋傳

宋志二十卷

存

夢得自序曰春秋爲魯而作乎爲周而作乎爲當時諸侯而作乎爲天下後世而作乎曰爲魯而作春秋非魯之史也曰爲周作春秋非周之史也曰爲當時諸侯作春秋非當時諸侯之史也夫以一天下之大必有與立者矣可施之一時不可施之萬世天下終不可立也然則爲天下作歟爲後世作歟故卽魯史而爲之經求之天理則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朋友也夫婦也無不在也求之人事則治也教也禮也政也刑也事也無不備也以上則日星雷電雨露霜雪之見於天者皆著也以下則山崩地震水旱無冰之見於地者皆列也泛求之萬物則螽螟螻蜚麋鹿鸚鵡之於鳥獸麥苗李梅雨冰殺菽之於草木者亦無一而或遺也而吾以一王之法筆削於其閒穹然如天之在上未嘗容其心而可與可奪可是可非可生可殺秋毫莫之逃焉迎之不見其始要之不見其終是以其書斷取十有二公以法天之大數備四時以爲年而正其行事號之曰春秋以自比於天由是是可以爲帝由是是可以爲王由

是霸者無所用其力由是亂臣賊子無所竄其身前乎此聖人者
作固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焉而莫能外也後乎此聖人者作復
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焉而莫能加也是以當孔子時雖游夏之
徒不能贊一辭自孔子沒而三家作吾不知於孔子親聞之歟傳
聞之歟至於今千有餘歲天下之言春秋者惟三而已孟子不云
乎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而子之自言則曰其義則丘竊取
之矣夫春秋者史也所以作春秋者經也故可與通天下曰事不
可與通天下曰義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以
不知經故也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以
不知史故也由乎百世之後而出乎百世之上孰能覈事之實而
察義之當歟惟知春秋之所以作爲天下也爲後世也其所自比
者天也其所同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不得於事則考於義不
得於義則考於事事義更相發明猶天之在上有目所可共覩則
其爲與爲奪爲是爲非爲生爲殺者庶幾或得而窺之矣天之既
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後世必有
作者焉乃酌三家求史與經試嘗爲之言以俟後之君子而擇其
中其亦有當爾乎其亦無當爾乎作春秋傳二十篇

春秋考

宋志三十卷

佚

春秋讞

宋志三十卷

佚

真德秀曰春秋讞考傳三書石林先生葉公之所作也自熙寧用事之臣倡爲新經之說既天下學士大夫以談春秋爲諱有年矣是書作於絕學之餘所以闢邪說黜異端章明天理遏止人欲其有補於世教爲不淺也公之聞孫來守延平出是書鋟木而傳之蓋有意於淑斯人如此學者其勉旃

陳振孫曰夢得傳考讞三書各有其序其序讞曰以春秋爲用法之君而已聽之有不盡其辭則欺民有不盡其法則欺君凡啖趙論三家之失爲辨疑劉氏廣啖趙之遺爲權衡合二書正其差誤而補其疏略目之曰讞其序考曰君子不難於攻人之失而難於正己之是必有得也乃可知其失必有是也乃可斥其非自其讞推之知吾之所正爲不妄也而後可以觀吾考自其考推之知吾之

所擇爲不誣也而後可以觀吾傳其序傳曰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以其不知經也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以其不知史也乃酌三家求史與經不得於事則考於義不得於義則考於事更相發明以作傳其爲書辨訂考究無不精詳然其取何休之說以十二公爲法天之大數則所未可曉也

葉筠曰先祖左丞著春秋讖考傳三書各爲之序併刊於南劍郡齋

春秋指要總例

宋志二卷

佚

南窗紀談葉石林爲春秋書其別有四解釋音義曰傳訂證事實曰考掇擊三傳曰讖編排凡例曰例嘗語徐惇濟曰吾之爲此名前古所未有也惇濟曰吳程秉著書三萬餘言曰周易摘尙書駁論語弼得毋近是乎石林大喜

石林春秋

宋志八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三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十七

劉氏絢春秋

通考十二卷 玉海五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劉絢質夫撰絢學於二程伯淳嘗語人曰他人之學敏則有之未易保也斯人之至吾無疑焉正叔亦曰游吾門者亦多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有李參序陳振孫曰所解明正簡切

中興國史志絢傳說多出於頤書而頤以爲不盡本意更爲之未及竟故莊公以後解釋多殘闕

楊氏時春秋說

一卷

未見

蕭氏楚春秋經辨

經義

考

卷一百八十四

中華書局聚

宋志十卷

佚

胡銓序曰左朝散郎試兵部尚書諸路軍事都督府參謀軍事呂
祉奏禮部牒檢尚書省黃牒三省同奉手詔朕以寡昧御艱難之
統明不能燭德不能綏思聞讜言以輔不逮乃稽舊章設賢良方
正之科而未有應令豈朕菲德不足以來四方之賢歟抑搜揚之
道有未至也朕既遭家不造熒熒在疚而天戒朕躬太陽有異氛
氣四合朕甚懼焉中外侍從之臣其遵俞後詔書各舉能直言極
諫之士一人朕將詳延於廷諷以過失次第施用承天意者臣伏
覩左承直郎新改差判湖南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胡銓性行
恬粹器識宏遠自少年登甲科屏居田里不願出仕日從鄉人蕭
楚學春秋明易象博極羣書歷考前代治亂多識前賢往行十餘
年閒所蓄頗富試而用之必有可觀伏望朝廷更賜審察使候勅
旨五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劄與呂祉依紹興元年九月十
一日已降指揮具官胡某詞業繳進右劄付胡某蓋七年六月一
日也其既進詞業卽其日除樞密院編修官於是先生歿已數年
其學始大行於世時宰相張忠獻公浚參知政事張公守陳公與

義聞先生名皆願見其書而不可得後忠獻公得先生所著戰辨喟然嘆謂某是可謂切中時病矣明年於某以妄言不可與金虜和議觸宰相秦檜嘖罷編修官削爵竄嶺表凡八年而新州守張棣觀望朝廷意旨奏徙某朱崖島上又八年而內徙合江險阻艱難食有併日衣無禦冬而先生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暇則教子且訓生徒各授一經朝夕肄業所得綴集成易禮記春秋傳又覃思詩書周官凡十有七年而未能卒業然彭費之說翫敵之文皆先生緒餘也某自癸未夏迄辛卯秋凡四入經筵咫尺顏備顧問或及經學則謹對曰先生實臣之師頃得旨進羣經傳玉旨丁寧有速寫進來之喻儻遂一經天目則先生之學皜然愈光豈特某得以□思遺老而已哉羅氏兄弟泳泌博學君子也欲鋟板以傳且乞某敘所以固辭不可於是乎書乾道壬辰

陳振孫曰廬陵蕭楚子荆撰紹聖中貢禮部不第蔡京用事與其徒馮澥書言蔡將爲宋王莽誓不復仕死建炎中自號三顧隱客門人謚爲清節先生胡邦衡師事之以春秋登甲科歸拜牀下楚告之曰學者非但拾一第身可殺學不可辱毋禍我春秋乃佳邦衡志其墓

江西通志蕭楚泰和人自漢唐以來春秋專門概癖於傳楚獨以經授著經辨四十九篇

黃氏穎春秋左氏事類

佚

周氏武仲春秋左傳編類

三十卷

佚

楊時作墓志曰公常病春秋左氏傳敘事隔涉年月學者不得其統於是創新銓次其事各列於諸國俾易覽焉

閩書周武仲字憲之浦城人歷官吏部尚書以朝請大夫致仕

羅氏棐恭春秋指蹤

佚

春秋盟會圖

佚

胡銓志墓曰棐恭字欽若廬陵人武岡軍太守增廣左氏指蹤春秋盟會圖二書有詩文三十卷號不欺先生集

曾氏元忠春秋曆法

佚

江氏琦春秋經解

三十卷辨疑一篇

佚

胡銓志墓曰琦字全叔建陽縣人宣和三年賜進士出身左宣教郎生平無他嗜好獨研究春秋之旨裒古今傳注參校取舍雖祁寒盛暑不少輟者十年嘗述其所見數條就正於楊公時楊公撫書歎曰百世之絕學留心者幾希吾老矣之子勉旃後進有望焉著春秋經解三十卷辨疑一篇以紹興十二年卒

羅氏從彥春秋指歸

佚

從彥自序曰余聞伊川先生有緒言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春秋之法乃百王不易之通法也聖人以謂三王不可復回且慮後世聖人之不作也故作此一書以遺惠後人使後之作者不必德若湯武亦足以啓三代之治也大略如此春秋誠百王之通法邪先儒之說春秋不然先儒紛紛不足道孟子於聖門蓋得其傳者也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其事則

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孟子之說春秋者也然未嘗以春秋爲百王之通法也伊川何從而得之哉已而反求諸其心不立一毫不失不曠一以其言徵之豁若夢覺曰春秋之爲春秋也尙矣乃今知之自周室板蕩宣王撥亂反正其詩美之小有吉日鴻雁大有崧高烝民不幸繼以幽王而驪山之禍作焉然而文武之澤未殄也故平王東遷人猶望其興復也及其久也政益衰法益壞黍離變爲國風陵遲極矣方是時也去文王已五百餘歲矣天生聖人又不見用春秋於此時儻不復作天下不胥爲禽獸者吾不敢信也故夫子因魯史一十二公始隱終麟以二百四十年之事創爲一代之典善善而惡惡是是而非非寬不慢猛不殘文不華實不陋久而彌光可謂垂後世傳無窮真後王之懿範也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其此書之謂乎或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信然乎曰春秋自隱公以來征伐四出盟會紛然迨莊歷僖楚人大爲中國患於時尊天子攘夷狄使天下不遂左衽者桓文二公之力也故伐楚之役齊桓稱爵城濮之戰文公以霸自後世言之二公之功烈莫盛焉自三王之時言之不免爲罪也首止之會河陽之狩

是也夫子因其事以辭之以明王道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古之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有甚高難行之行卓異之術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天下治矣書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蓋典也禮也皆天也堯舜之治天下不越乎君臣父子之閒而禮以文之者也故春秋誅一世子止而天下之爲人子者莫敢不孝戮一大夫盾而天下之爲人臣者莫敢不忠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氏之言抑有由也或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三王之道盡於此矣而又作春秋何也曰五經論其理春秋見之行事春秋聖人之用也龜山嘗告人曰春秋其事之終與學者先明五經然後學春秋則其用利矣亦以此也久矣哉春秋之揜於傳注也猶鑑揜於塵不有人刮垢摩光以還其明則是後之學者將終不覩聖人之心天下生靈將終不見三代之治而夫子生平之志將終不行理必無是也此伊川之所以有春秋傳也近世說春秋者多矣政和歲在丁酉余從龜山先生於毘陵受學有年盡哀得其書以歸惟春秋傳未之或覩也宣和之初自輦下趨邾鄆門人尹焞出以授予退而考合於經驗之予心而參之以古今之學蓋其所得者十五六

於春秋大義譬如日月經天河海帶地莫不昭然微詞妙旨譬如
璣衡之察時有所見用是掇其至當者作指歸又因前人纂集之
功分別條章裁成義例者作釋例未知中否要須雍容自盡於燕
閑靜一之中遲之以歲月積之以力久優而游之使自求之饜而
飶之使自趨之則於春秋之學其庶幾乎

陸氏宰春秋後傳補遺

宋志一卷

未見

陳振孫曰陸佃撰春秋後傳補遺者其子宰所作也宰字元鈞游
之父

稅氏安禮春秋列國圖說

一卷

存

安禮自序曰傳稱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
之國四十人爵五品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不滿爲附庸蓋千八百國周室旣衰轉相吞滅數百年閒列國耗
盡春秋之世見於經傳者總一百二十四國若夫二百四十二年

之中朝會盟聘圍滅入孔子筆之於經邱明公穀發明於傳至今想見其處今掇其著者附次之

陸元輔曰世所傳春秋列國指掌圖說刊本以爲蘇軾撰誤也蓋稅安禮作

王氏居正春秋本義

十二卷

佚

呂氏本中春秋集解

宋志十二卷又呂祖謙集解三十卷

存

趙希弁曰春秋集解三十卷東萊先生所著也長沙陳邕和父爲之序

陳振孫曰春秋集解十二卷呂本中撰自三傳而下集諸家之說各記其名氏然不過陸氏及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崧老胡文定數家而已大略如杜諤會議而所擇頗精却無自己議論朱子曰呂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詩傳相似

宋史呂本中字居仁元祐宰相公著之曾孫好問之子從楊時游

醉尹焞遊紹興六年賜進士出身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八年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權直學士院學者稱爲東萊先生卒諡文清

按趙氏讀書附志以春秋集解爲東萊先生所著而不書其名蓋呂氏自右丞好問徙金華成公述家傳稱爲東萊公而居仁爲右丞子學山谷爲詩作西江宗派圖學者亦稱爲東萊先生然則呂氏三世皆以東萊爲目成公特最著者耳陳氏書錄解題撮居仁集解大旨謂自三傳而下集諸儒之說不過陸氏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氏胡氏數家合之今書良然而宋史藝文志於春秋集解三十卷直書成公姓名世遂因之考成公年譜凡有著述必書獨春秋集解不書疑世所傳三十卷卽居仁所撰惟卷帙多寡未合而陳和父之序無存此學者之疑猶未能釋也

謝氏逸春秋廣微

佚

姓譜逸字無逸臨川人舉進士不第以詩文自娛學者稱爲谿堂先生

徐氏俯春秋解義

佚

中興聖政錄紹興三年二月右諫議徐俯進春秋解義至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用左氏說父在故名上謂俯曰魯威公篡立天王當致討既四年不問乃使其宰往聘失政刑矣故書各以貶之俯乞編之記注

陳氏承春秋傳

宋志十二卷

佚

春秋統論

宋志一卷

佚

張氏浚春秋解

六卷

佚

李氏光左氏說

十卷

經

義

考

卷一百八十四

六

中華書局聚

佚

許氏翰襄陵春秋集傳

佚

李綱後序曰孔子道大天下莫能用因魯史作春秋以俟後世君子雖其義難知然大旨不過尊王黜霸褒善貶惡內諸夏外夷狄志天道謹人事而已春秋經世其言簡而法三傳緯經其說博而詳簡而法者必待夫博而詳者載事實釋義例然後聖人之志因以不泯而後世得以知之猶天之垂象昭回森布推步占驗非得甘石之書則何以仰觀此三傳之於聖人所以不爲無功也然三家者所聞見異辭所傳異辭各有所長而時有異同不合之說則學春秋者宜精思深考揆之以道索之以理取其是而去其非則聖人經世之志得矣或者舍經而信傳則是得枝葉而忘本也棄傳而觀經則是去甘石之書而窺天也二者胥失余患此久矣襄陽許崧老作春秋集傳取三家之說不悖於聖人者著之篇刪去其所不然又斷以自得之意有發於三傳之所不能言者得而讀之豁然如披雲霧而覩天日之清明燦然如汰沙石而見金玉之精粹然後知三傳果有功於春秋而集傳又有功於三傳至於斷

以自得之意則與三家者齊驅而並駕也其於學者豈小補哉噫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筆削之餘游夏不能措一辭使得其時而道可行於天下則誅賞廢置宜何如哉雖不見行事而垂之空言猶足以使後世知君臣父子之道故太史公曰有國者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者不通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者不通春秋之義必陷誅絕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然則學者其可不盡心乎欲盡心焉當自此書始

王禕曰泰山孫氏專以書法論褒貶襄陵許氏永嘉陳氏專以書法論世變

胡氏銓春秋集善

宋志十三卷

佚

陳振孫曰端明殿學士廬陵胡銓邦衡撰銓旣事蕭楚爲春秋學復學於胡文定公安國南遷後作此書張魏公爲之序

洪氏皓春秋紀詠

宋志三十卷

佚

程端學曰鄱陽洪皓元弼撰

宇文氏虛中春秋紀詠

宋志三十卷

佚

辛氏次膺春秋屬辭比事

宋志五卷

佚

王氏葆東宮春秋講義

宋志三卷

佚

春秋備論

二卷

佚

春秋集傳

宋志十五卷

佚

周必大作墓志曰葆字彥光吳郡崑山人宣和六年進士權國子司業拜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出爲浙東提點刑獄積官左朝請大夫留意經學尤邃於春秋嘗讀孟子彼善於此之句悟聖人作經本旨以爲當時名卿有功而賢者莫如管仲子產晏子而三人者姓名略不概見其他可類推矣又云聖經如化工造物有自然法象蓋昔人所未嘗及者用心三十年乃成集傳十五卷去取是非不措一毫私意於其閒書成歎吾精力盡於此後當有知我者嗚呼庶幾無愧古之儒者矣

陳振孫曰監察御史王葆彥光撰朱新仲爲作序葆周益公之婦翁也其說多用胡氏

龔明之曰彥光最長於春秋有集解十五卷備論五卷

蔡氏幼學春秋解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四

...

...

...

...

...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十八

胡氏安國春秋傳

宋志三十卷

存

安國自序曰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子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己所當敘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己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故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

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乎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各科如游夏尙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

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
謹述所聞爲之說以獻雖微辭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
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
云

張九成曰近世春秋之學伊川開其端劉質夫廣其意至胡文定
而其說大明

晁公武曰皇朝胡安國被旨撰安國師程頤其傳春秋事按左氏
義取公穀之精者采孟子莊周董仲舒王通邵堯夫程明道張橫
渠程正叔之說以潤色之

朱子曰胡氏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闔精神 又曰春秋
是魯史合作時王之月 又曰夫子周之臣子不改周正朔

中興國史志安國書與孫覺合者十六七

陳振孫曰紹興中經筵所進大綱本孟子而微旨多以程氏之說
爲據近世學春秋者皆宗之通旨者所與其徒問答及其他議論
條例凡二百餘章其子寧輯爲一書

黃仲炎曰孔子雖因顏淵之問有取於夏時不應修春秋而遽有
所改定也胡安國氏謂春秋以夏時冠月而朱熹氏非之當矣孔

子之於春秋述舊禮者也如惡諸侯之強而尊天子疾大夫之偪而存諸侯憤吳楚之橫而貴中國此皆臣子所得爲者孔子不敢辭焉若夫更革當代之王制如所謂夏時冠周月竊用天子之賞罰決非孔子意也夫孔子修春秋方將以律當世之僭其可自爲僭哉 又曰說元年曰體元所謂體元者春秋以一爲元示大始而欲正本也王者卽位必體元以立極使如其說則春秋果黜周而王魯矣

黃震曰文定說春秋以春爲夏正之春建寅而非建子可也以月爲周之月則時與月異又存疑而未決也故晦庵先生以爲若如胡氏學則月與時事常差兩月恐聖人作經不若是之紛更也黃淵曰胡文定潛心三十年而傳始成然夏時冠周月之論至今可疑

宋鑑紹興四年夏四月新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胡安國乞以本官奉祠詔安國經筵舊臣以疾辭郡重憫勞之可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春秋傳俟書成進入以稱朕崇儒重道之意

玉海紹興五年四月詔徽猷閣待制胡安國經筵舊臣令以所著春秋傳纂述成書進入十年三月書成上之詔獎諭除寶文直學

士賜銀幣傳凡三十卷十萬餘言載孟氏而下七家發明綱領之辭於首傳外復有總貫條例與證據史傳及學徒問答二百餘章子寧集錄名曰通旨一卷

熊朋來曰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見於答顏淵問爲邦者然也至於因魯史作春秋乃當時諸侯奉時王正朔以爲國史所書之月爲周正所書之時亦周正經傳日月自可互證而儒者猶欲執夏時之說以棄之譬如孔子言車豈必止言殷輅哉

陳櫟曰月數於周而改春隨正而易證以春秋左傳孟子後漢書陳寵傳極爲明著成十年六月丙午晉侯使甸人獻麥六月乃夏四月也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先是卜偃言克虢之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朔必是時也偃以夏正言而春秋以周正書可見十二月丙子爲夏十月也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王正月冬至豈非夏十一月乎經有只書時者僖十年冬大雨雪蓋以西戌爲冬也使夏時之冬而大雪何足以爲異而記之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蓋以子丑月爲春也使夏時之春而無冰何足以爲異而記之春秋祥瑞不錄災異乃載惟夏時八九月而大雪不當嚴寒而嚴寒夏時十一月十二月而無冰當嚴寒而不嚴寒

故異而書之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田獵定名也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杜氏註曰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魯雖按夏時之冬而於子月行冬田之狩夫子卽書曰春狩于郎此所謂春非周之春而何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亦然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魯雖按夏時之春於卯辰之月行春田之蒐夫子只書曰夏蒐于比蒲此所謂夏非周之夏而何以次年又書五月蒐于比蒲亦然也陳寵傳尤明白曰天以爲正周以爲春註曰今十一月也地以爲正殷以爲春註云今十二月也人以爲正夏以爲春註云今正月也孟子七八月之閒旱等不待多言而明是三代之正子丑寅三陽月皆可以春言也胡氏春秋傳不敢謂王正月爲非子月而於春王正月之春字謂以夏時冠周月皆考之不審安有隔兩月而以夏時冠周月之理

盛如梓曰春王正月胡文定謂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晦庵以爲不如此然宗之者衆

黃澤曰諸家說春秋於經不合則屈傳以伸經於傳不合亦屈經以伸傳屈經伸傳者杜預輩是也屈傳伸經者胡文定諸公是也如謂夫子用夏時冠周月其爲聖經之害者莫此爲甚 又曰春

秋遵用周正理明義正無可疑者胡文定公始有夏時冠周月之說蔡氏雖自謂晦庵門人而其書傳乃直主不改月之說亦引商秦爲證是不改月之說開端於文定而遂成於蔡氏按胡氏云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據此所謂以夏時冠周月最害大義於聖經之累不小據所引商秦不改月爲證是周亦未嘗改月據夏時冠周月是孔子始改時又云仲尼無其位而改正朔則是正月亦皆孔子所改其舛誤最甚蓋由所見實未明而欲含糊兩端故雖主周正而又疑於時之不可改既主夏時而亦疑於建子之非春是以徒費心思而進退無據其誤在於兼取用夏從周是欲兩可而不知理實不通古人註釋縱謬卻不至此晦庵先生曰某親見文定家說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卽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箇行夏之時四箇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說七八月之閒旱這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晦庵之說明白如此而不能救學者之惑可

勝歎哉 又曰春王正月此不過周之時周之正月而據文定則春字是夫子特筆故曰以夏時冠周月又謂孔子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如此則正月亦是夫子所改蔡九峯則謂周未嘗改月引史記冬十月爲證如此則時或是夫子所移易以此說夫子豈不誤哉澤之愚見只是依據三傳及漢儒之說定以夫子春秋是奉王者正朔以建子爲正此是尊王第一義決無改易其答顏子行夏之時乃是爲萬世通行之法非遂以之作春秋也

蔣悌生曰近世明經取士專用胡氏傳蓋取其議論正大若曰一合乎筆削之初意則未敢必其然也

梁寅曰信公穀之過求褒貶之詳未免蹈先儒之謬此胡康侯之失也

劉永之曰胡康侯之學術正矣其論議辨而嚴矣其失則承乎前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嘗曰有程子之易可自爲一書謂其言理之精而非經之本旨也若胡氏之春秋自爲一書焉可也

何喬新曰宋之論春秋而有成書者無如胡文定公文定之傳精白而博瞻忼慨而精切然所失者信公穀太過求褒貶太詳多非本旨

彭時曰先生平生著述皆有闢名教而發明春秋之功爲尤大蓋春秋孔子之親筆聖人經世之志在焉非若他經可以訓詁通自左公穀以來傳注之行無慮百家文舛辭煩卒無定說聖人之宏綱大旨往往鬱而不明致使王安石詆以爲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於學官庸非聖經以衆說晦而安石無獨見之明故邪先生自壯年卽服膺是經心領神悟獨得聖人之精微當宋南渡時執經進講深見獎重及承詔作傳乃參考百家一折衷之以至理推闡微辭發明奧義其於挾三綱敘九法抑邪說正人心與夫尊王內夏之意尤惓惓焉自是春秋之大義復明矣於戲周東遷而春秋作宋南渡而傳義明先聖後賢千古一心豈斯文之興固自有其時與向使安石幸而生先生之後得聞其說將崇信是經之不暇而何詆棄之邪惟其不幸出於先生之前不能超衆說以有見是以得罪於聖人取譏於後世也然則先生之於是經誠可謂繼往聖於旣絕開來學於無窮其衛道息邪之功於是爲大矣

胡居仁曰胡氏春秋傳多穿鑿文定旣學於謝顯道不應不取程子傳而自作傳雖有祖程子者又不當不表程子而以爲己說也

李藁曰宋儒病漢儒好言災異而胡康侯傳春秋往往引用其說

如文公十四年有星孛於北斗昭公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康侯之傳何嘗不全用董仲舒劉向之說邪然又不明言也

卓爾康曰胡文定當南渡時發憤著書志固有在中閒詞旨激揚或有所過而昭大義明大法炳如日星不可磨滅也

羅喻義曰胡氏誤認天子之事爲春秋賞入黜人作許大舉措及問所黜則滕杞而已此豈天子事邪

尤侗曰胡傳專以復讎爲義割經義以從己說此宋之春秋非魯之春秋也

俞汝言曰胡氏之傳借經以抒己志非仲尼之本旨

何其偉曰春秋晉荀吾帥師伐陸渾之戎書以大之也胡氏乃曰舉其名氏非褒辭也猶廬廬以戒窮兵於遠者夫胡氏當建炎閒以春秋入侍此何時也而猶廬廬焉以戒窮兵於遠者金人之起海角也遠者也宋未嘗窮兵也胡爲而徽欽北胡爲而康王南尋則奔明州走温州胡氏以春秋進而輒戒窮兵其君復詡詡曰安國所講春秋吾率二十四日讀一遍嗟夫惟熟於胡氏之春秋而戒窮兵戒窮兵而厭兵厭兵而後和議決矣吾不知所謂因事而進規者其義安在

毛奇齡曰胡氏傳解經之中畔經尤甚胡氏傳出而孔子之道熄矣又曰三正紀云正朔三而改此三代以前皆改正也且改正必改月改月必改時亦無可擬議者而胡氏曰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卽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不知商亦改月左傳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梓慎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是明言夏殷周之盡改月也陳寵曰十二月地以爲正殷以爲春是商亦改時也漢律曆志引書序及古伊訓篇文云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而班固隨解之曰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第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蓋是年值月朔冬至故云則是十二月者乃夏之十一月正冬至郊祀之時故因祀方明奉先王以配上帝並非新君卽位改元之始月也若夫春秋之改時月可指數者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夫秋當有麥苗乎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八月雪也若十月則小雪矣而何書也隱九年三月震電此正月雷也若三月則啓蟄久矣而何足怪也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春二月無冰此非春也冬也若果春則冰泮矣又若僖五

年傳春王正月日南至天下無寅月而冬至者昭二十年傳二月日南至夫二月春將分矣而日始南至無是理也乃胡氏不知何據逞其武斷謂以夏時冠周月致有明數百年盡爲所惑夫子月稱正冬月稱春經傳顯然而云春秋用夏時不可解也至隱公不書卽位胡氏自造一例曰上不稟命於天子內不承國於先君大夫拔已立而卽立之則不書卽位隱之不書是仲尼削之也則春秋二百四十餘年凡列國立君或爭或篡或出或入何嘗一稟命天子至不承先君則桓不承隱宣不承文定不承昭而三君偏得書卽位何也據曰隱之不書仲尼削之則桓之得書將必仲尼褒之矣夫亂賊其可褒乎乃自知難通於桓卽位傳則曰美惡不嫌同辭於宣卽位傳則曰一美一惡不嫌相同夫美惡可同是善惡混也亂莫大於善惡混乃以夫子作春秋而使善惡混則或褒或貶何所分別吾不意胡氏之學一開卷閉卽辭窮理屈如此

春秋通例

宋志一卷

存

胡氏寧春秋通旨

宋志一卷

未見

吳萊後序曰自宋季德安之潰有趙先生者北至燕燕趙之閒學徒從者殆百人嘗手出一二經傳及春秋胡氏傳故今胡氏之說特盛行胡氏正傳三十卷傳外又有總貫條例證據史傳之文二百餘章子寧集之名曰春秋通旨輔傳而行當胡氏傳春秋時光堯南渡父讎未報國步日蹙將相大臣去戰主和寢忘東京宮闕西京陵寢而不有者是故特假春秋之說進之經筵且見內夏外夷若是之嚴主辱臣死若是之酷冀一悟主聽則長淮不至於自畫江左不可以偏安此固非後世學春秋之通論也然而胡氏傳文大概本諸程氏程氏門人李參所集程說頗相出入胡氏蓋多取之欲觀正傳又必先求之通旨故曰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若一以例觀則化工與畫筆何異惟其隨事而變化則史外傳心之要典聖人時中之大權也世之讀春秋者自能知之固不可以昔者敬向之學而異論矣趙先生者諱復字仁甫國初南伐攻德安潰之仁甫遭擄遇姚文獻公軍中文獻與言信奇士仁甫方以國破家殘不欲北且斲死會夜月出卽逃乃亟被鞍躍馬號積尸

閒見其解髮脫履仰天呼泣蓋欲求至水裔而未溺也文獻曉以徒死無益乃還然後盡出程朱性理等書及諸經傳故今文獻與許文正公遂爲當代儒宗仁甫爲有以發之也先正有云世之去聖日遠故學者惟傳經最難仁甫當天下擾攘之際乃能盡發先儒傳疏而傳之不亦難乎上在潛邸嘗召見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之兵以伐父母者故仁甫雖在燕久常有江漢之思誠若是則吾仁甫亦無媿乎胡傳之學矣陸元輔曰胡寧字和仲崇安人安國季子用蔭補官召試館職除敕令所刪定官遷太常寺丞祠部郎出爲夔州路安撫司參議官除知澧州不赴奉祠歸安國之傳春秋也編纂檢討多出寧手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之世稱茅堂先生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十九

鄭氏

樵夾溲春秋傳

宋志十二卷

未見

春秋考

宋志十二卷

未見

春秋地名譜

宋志十卷

未見

樵自述曰按春秋之經則魯史記也初無同異之文亦無彼此之說良由三家所傳之書有異同故是非從此起臣作春秋考所以是正經文以凡有異同者皆是訛謬古者簡編艱繁學者希見親書惟以口相授左氏世爲楚史親見官書其訛差少然有所訛從

文起公穀漢之經生惟是口傳其訛差多然有所訛從音起以此辨之了無滯礙又有春秋傳十二卷以明經之旨備見周之憲章陳振孫曰其學大抵工於考究而義理多迂僻

石氏公孺春秋類例

宋志十二卷

佚

中興聖政錄紹興初詔鄉貢進士石公孺李郁並令赴都堂審察公孺臨海人長於春秋傳不事科舉郁光澤人父深元祐黨人母陳瓘兄弟也郁早從楊時學時以女妻之

程端學曰會稽石氏公孺

姓譜字長孺高隱不仕高宗詔求遺逸召對稱旨命之官固辭高宗曰卿當爲朕勉受一官乃授迪功郎進其所作春秋類例命藏祕閣

李氏棠春秋時論

宋志一卷

佚

程端學曰蜀李氏棠子思

王應麟曰建炎中李棠專采時議爲論一十八篇

任氏續春秋五始五禮論

五卷

佚

高氏閑息齋春秋集注

通考十四卷

未見

陳振孫曰禮部侍郎鄞高閱抑崇撰其學專本程氏序文可見
程秘曰公之學蓋欲沿伊川之書以求聖人之心者如言平王在
位日久恬於頹靡無復振起之略諸侯專肆變法壞紀亂臣賊子
接迹海內平王不可望矣故託始於隱公及二百四十年之後齊
晉又衰政出大夫吳楚橫行中國不復知有周矣故終於越入吳
其志慮可謂深長而規模可謂正大惜乎排擯沮抑不使其身獲
安於朝廷之上書雖不廢於當時而道則不行於天下愚是以讀
公之書悲公之志然猶幸其書之存也

樓鑰序曰吾鄉四明慶曆皇祐閒杜楊二王及我高祖正議號五
先生俱以文學行誼表率於鄉杜先生又繼之講明經術名公輩

起儒風益振其後伊洛二程先生之門得其傳以歸者惟故禮部侍郎高公公天資純粹濟以勤敏師友淵源學問精詣入上庠登舍選已有盛名諸公貴人爭欲壻之拂衣而歸建炎二年陞補上舍紹興改元德音免殿試賜進士出身十三年高宗初建太學遴擇名儒爲四方所推服者爲少司成公實應選士子雲集凡學之規則皆所裁定明年三月車駕幸學講易泰卦於上前擢貳卿將嚮用矣以直道忤時卒一斥不復家居數年中壽而歿頃端明汪公登從班奏言學行出處之詳始詔復次對官諸子而公之名愈顯矣自頃王荆公廢春秋之學公獨耽玩遺經專以程氏爲本又博采諸儒之說爲之集注其說粹然一出於正然猶未行於世也仲子得全知黃州始取遺藁刻之而屬某以序某生長外家汪氏于公有連雖生晚不及承教而猶記拜公牀下竊聞之公旣投閑杜門屏居略不以事物自撻日有定課風雨弗渝此書之所以成也嗚呼泰山孫公明復著尊王發微深欲明夫子褒貶之旨伊川先生則謂後世以史觀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自有春秋以來未有發此祕者公亦曰仲尼懼先王經世之法墜地莫傳欲立爲中制俾萬世可以通行故假周以立王

法而託始於隱公以文武之道期後王以周公之事望魯之子孫也以此推之春秋固非一王之法乃萬世通行之法也其推明伊川之意類如此昔曾子每誦夫子之言則必曰吾聞諸夫子子夏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曾子罪之說者曰言其不稱師也觀公之序直引伊川之序不更一詞可謂稱師而知其所本矣伊川有序而傳未成公之書成而未有此當屬之深於春秋者某何人而敢與此黃州言之再四竊幸得託名於不腐乃勿敢辭公諱閱字抑崇子孫能守家法其興未有艾也

張萱曰宋紹興閒禮部侍郎廣陵高闕著其說專以程傳爲本又博采諸儒之論而集爲注大旨謂仲尼懼先王經世之法莫傳立爲中制俾萬世可通行故假周以立法而託始於隱公皆推明伊川之意也

浙江通志高闕字抑崇鄞縣人紹興元年進士

鄭氏剛中左氏九六編

三卷

佚

剛中自序曰左氏載春秋卜筮頗詳筮之遇周易者之卦一十三

變爲二十六无變者三論卦體以明事而不由筮得者八總三十
有七卦蠱凡兩書予志欲集爲一書久而未暇近乃成之凡卦之
見於左氏者各畫其所得象具載事本與筮史之論其有疑渾可
加臆說或近世推占之說似相契驗者輒附會其後仍以八宮分
卦并逐卦之變體先之共三卷通號曰左氏九六篇庶簡而易求
也所集成偶讀元凱書太康元年自江陵還襄會汲縣民有發其
界內舊塚者大得古書皆科斗文字藏入祕府元凱晚得見之書
多雜碎奇怪惟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又別一卷純集左氏傳卜
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氏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
人名異哉予今所作是乃師春之意乎其人其書茫然千古之上
疏集同異不可得而知矣紹興庚午正月

韓氏璜春秋人表

宋志一卷

佚

王應麟曰紹興中作

程端學曰璜字叔夏潁川人

環氏中左氏二十國年表

宋志一卷

佚

春秋列國臣子表

宋志十卷

佚

程端學曰環中字應仲淮陽人

中興聖政錄紹興四年六月玉海作五年五月祕書丞環中知臨江軍中嘗進春秋年表沈與求奏不當先魯而後周上曰士大夫著述譌舛容有之中爲人臣乃不知尊王之義豈可置之三館

鄧氏名世春秋四譜

宋志六卷

佚

宋鑑紹興四年三月詔草澤鄧名世引見上殿名世初以劉大中薦召赴行在獻所著春秋四譜上命爲迪功郎

玉海鄧名世上春秋四譜六卷以經傳國語參合援據爲國譜年譜地譜人譜三月引見九月賜出身充史館校勘

姓譜鄧名世字元亞臨川人先是議臣禁學春秋名世獨嗜之試

有司屢以援春秋見黜乃益研究經旨考三傳同異往往發諸儒所未及御史劉大中宣諭江南錄其書以進遂以布衣上殿賜出身除勅令所刪修官兼史館校勘又有春秋論說春秋類史春秋公子譜列國諸臣圖左氏韻語

辨論譜說

宋志一卷

佚

王應麟曰辨論譜說十篇一卷辨先儒言經傳之失考訂明切

朱氏震春秋左氏講義

三卷

佚

玉海紹興五年三月詔侍講朱震范冲專講左氏傳震進講義三卷

范氏冲春秋左氏講義

宋志四卷

佚

玉海紹興中侍講范冲進左氏講義四卷

李氏纂春秋至當集

佚

春秋機關

佚

春秋集解

佚

魏了翁誌曰公字清叔蜀人紹興十八年進士倉部員外郎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郎中太府少卿自號桃溪先生公講學臨篇皆探源尋流取法前古有春秋至當集春秋機關春秋集解經語提要

黃氏顏瑩春秋說

佚

陳氏長方春秋傳

佚

張昶曰長方字齊之其先長樂人居吳中步里紹興閒以進士終江陰軍教授所著有春秋禮記尙書傳

吳氏曾春秋考異

宋志四卷

佚

按春秋考異陳氏書錄解題云不著名氏錄三傳經文之異者而宋藝文志題作吳會今從之

左氏發揮

宋志六卷

佚

陳振孫曰臨川吳會虎臣撰取左氏所載時事爲之論若史評之類

宋鑑紹興十一年六月壬午布衣吳會特補右迪功郎會獻所著春秋發揮而宜有是命

夏氏沐春秋素志

宋志三百一十五卷

佚

春秋麟臺獨講

宋志十一卷

佚

王應麟曰夏沐撰春秋素志二百十五卷凡三百萬言謂出於元聖素王之志名曰素志又略其文而約說之爲麟臺獨講十一卷句龍氏傳春秋三傳分國紀事本末

佚

馬端臨曰夾江句龍傳明甫撰

劉光祖序略曰傳字明甫精於春秋三傳博習詳考又分國而紀之自東周而下大國次國特書小國滅國附見不獨紀其事與其文而兼著其義凡采其說者數十家蓋嗜古尊經之士確乎其能自信者也

黃氏叔敖春秋講義

宋志五卷

佚

程氏迥春秋傳

宋志二十卷

佚

朱子曰沙隨春秋解說滕子來朝最好隱十一年方書滕侯薛侯來朝如何桓三年便書滕子來朝或以爲時王所黜不知是時時

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或以爲春秋惡其朝桓特削而書子自此之後滕皆書子豈惡其朝桓而并後代子孫削之乎或以爲當喪未君前又不見滕侯卒皆不通之論沙隨謂此見得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故自貶降而以子禮見庶得貢賦省少易供此說卻是何故緣後面鄭朝晉云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見得鄭本是男爵後襲用侯伯之禮以交於大國初焉不覺其貢賦之難辦後來益困非獨是鄭伯當時小國多是如此

春秋顯微例目

宋志一卷

佚

方氏淑春秋直音

宋志三卷

佚

陳振孫曰德清丞方淑智善撰劉給事一止爲作序以學者多不通音切故於每字切脚之下直著其音蓋古文未有反切爲音訓者皆如此服虔如淳文穎輩於漢書音義可見

畢氏夏史春秋正辭

宋志二十卷

佚

春秋通例

十五卷

佚

玉海紹興十三年正月畢良史獻春秋正辭二十卷詔諫議羅汝楫司業高闕看詳來上特改京官

陳振孫曰知盱眙軍東平畢良史撰良史爲東平留守屬官東京再陷留金三年著此書已而得歸表上之
北盟會編畢良史字少董蔡州人

陳氏知柔春秋義例

十二卷

佚

吳氏仁傑春秋論

未見

洪氏邁春秋左氏傳法語

經義

考

卷一百八十六

七一中華書局聚

宋志六卷

未見

徐氏端卿麟經淵源論

十篇

佚

魏了翁志曰武義徐君諱端卿字子長紹興十一年進士教授鎮江嘗著麟經淵源論十篇

董氏自任春秋總鑑

宋志十二卷

佚

玉海紹興十二年十二月詔董自任上春秋總鑑可采宜處以太學錄之職其書祕省錄進凡十二卷類集本末而爲解義

程端學曰廬陵人

劉氏本春秋中論

宋志三十卷

佚

王應麟曰紹興中著

程端學曰長樂人

洪氏興祖春秋本旨

通考二十卷

未見

陳振孫曰知饒州丹陽洪興祖慶善撰其序言三代各立一王之法其末皆有弊春秋經世之大法通萬世而無弊又言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本無度曆者卽周天之數以爲度又言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學者獨求於義則其失迂而鑿獨求於例則其失拘而淺若此類多先儒所未發其解經義精而通矣興祖嘗爲程瑀作論語解序忤秦檜貶昭州以死

黃震曰浮溪序春秋本旨直謂仲尼復生不能易而未乃歸之興祖可草辟雍封禪之儀則文人之妄意談經其舛甚矣

晁氏公武春秋故訓傳

宋志三十卷

佚

續館閣書目淳熙中晁公武進春秋訓傳三十卷

張氏九成春秋講義

一卷

存

按張氏春秋講義載橫浦集邇英殿進講凡三篇一曹伯來朝一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一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海昌縣庠所講二篇一發題一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又日新錄載暈帥師一篇

王氏彥休春秋解

佚

王庭珪序曰王澤竭於不競之晚周然後春秋作然六經俱焚於秦自漢以來采取古文逸篇往往出於菑川濟南齊魯諸生之所掇拾惟春秋出聖人之筆時有斷闕要非後之儒者所能竄一詞也世之爲春秋學者其說鋒起解詁論釋至數十百家類以詞氣相擊排黨枯竹護朽骨徒爲異論以相訾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彼去聖人千百年之後取其焚餘殘脫之篇益鑿其說以出新意失其旨矣余崇寧中始遊廬陵郡學是時朝廷方以經術訓士薄海內外悉用三舍法獨春秋不置博士故鼓篋升堂無問春秋者惟王彥休以宿學老儒時能誦說而學者終不暇習彼年

復詔天下立學以是經天子之事首尊用之於是彥休之學久湮沒而近乃出焉若彥休者可謂能守其所學窮年而不易特未見有入室操戈而伐之者耳惜其老矣不能以是發策決科編次其書丐余文以冠之

羊氏永德春秋發微

佚

括蒼彙紀羊永德縉雲人紹興中進士官奉議郎徽州通判師事

呂成公

桂氏續類左傳寰宇志作桂續

十六卷

佚

廣信府志桂續字彥成紹興乙丑進士終浙西運辦

黃氏開春秋妙旨麟經總論

佚

徐氏人傑春秋發微

佚

朱氏恠春秋羣疑辨

二卷

佚

晏穆曰浦陽朱恠師黃山薛大觀大觀善於說春秋能紹述平陽孫公復遺旨登其門者亡慮千餘人惟恠實得其要領

柳貫曰浦陽朱恠撰後有石陵倪朴跋語觀其所述大槩本尊王發微

王氏十朋春秋解

佚

周氏聿春秋大義

佚

張氏震春秋奧論

佚

右見章俊卿羣書考索載一篇

鄭氏綺穀梁合經論

佚

晏穆志墓曰處士諱綺字宗文傳家學以春秋爲宗其所篤好獨在穀梁氏撰穀梁合經論三萬言乾道中賜號曰冲素處士

揭傒斯曰處士穀梁合經論多發摘微辭
金華府志浦江義門鄭氏起宋建炎迄明正統歷三百餘年五十
四世合居聚食自綺始也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六

卷一百八十六

四世合考食自論故出

金華縣志卷之四十四 雜錄 五 雜錄 二百 雜錄 五十
明 王 守 仁 曰 與 士 環 梁 合 聖 臨 參 聖 謝 淵 翰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二十

薛氏季宣春秋經解 指要

通考共十四卷

佚

季宣自序指要曰春秋魯史之名也史何以名春秋魯曆之所爲更也何更爾變周也何言乎變周周正建子以建寅爲正歲夏時得天猶用夏也春秋之序魯變之也加春於建子而爲王正月建卯之月而爲夏四月魯史之作也故凡春秋之序皆舍周之舊也何始於隱公疾始變常也昉於此乎前此則曷爲始於此魯春秋之始也魯春秋之始作於隱公也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識於周之太史隱之時也始更魯曆而爲魯史諸侯之有史其周之衰乎晉乘始於殤叔秦史作於文公王室之微諸侯之力政焉爾然則春秋何取於魯因也其因何因魯之史以爲春秋仲尼之志也春秋何以爲仲尼之志善揚其善

惡書其惡直筆以書其事不爲褒貶抑揚而亂是非之正也褒貶非仲尼之意也三家者託褒貶以爲傳舍褒貶則無以爲傳矣此不知春秋者也仲尼修春秋將以反經之正而還於舊也是故直言以明得失謂之辭正辭以別是非謂之事屬辭比事莫善於春秋春秋之道治亂之法也可行於當世可示於四方小人憚焉君子達焉亂臣賊子云誰之不懼撥亂世而反之正春秋之用也指要之謂辭達而已君子苟春秋之爲好不以棄傳爲過而反求之春秋之義也

陳傅良作行狀曰右奉議郎新權發遣常州借紫薛公季宣字士龍永嘉人有春秋經若干卷指要一卷

朱子曰薛常州解春秋不知如何率意若此只是幾日成此文字如何說諸侯無史內則尙有閩史又如趙盾崔杼事皆史臣所書陳振孫曰知常州永嘉薛季宣士龍撰指要列譜例於前季宣博學通儒不事科舉陳止齋師事之季宣死當乾道九年年四十其爲此書實紹興三十二年蓋甫二十歲云

陳氏傳夏左氏章指

宋志三十卷

未見

春秋後傳

宋志十二卷

存

樓鑰序曰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公傅良之所著也春秋之學不明久矣啖趙之後至於本朝而後有泰山孫先生復尊王之說公是劉先生敵權衡意林等書伊川程先生頤雖無全書而一序所該聖人之大法備矣自王荆公安石之說盛行此道幾廢建炎紹興之初高宗皇帝復振斯文胡文定安國承伊洛之餘推明師道勸講經筵然後其學復傳學者以爲標準可謂大全矣東萊呂公祖謙又有集解行於世春秋之義殆無餘蘊止齋生於東嘉天資絕人誦書屬文一旦迥出諸老先生上斂然布衣聲名四出六經之說流行萬里之外而其學尤深於春秋鑰非深於此者嘗涉獵諸公之書非不明白然亦不過隨文辨釋閒有前後相爲發明者亦不見體統所在鑰從止齋遊雖不得執經其門嘗深叩之同在西掖時始以隱公後傳數篇相示因爲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於經者其說卓然且曰自余之

有得於此而欲著書於諸生中擇其能熟誦三傳者首得蔡君幼學蔡既壯又得二人焉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而此書未易成也未幾去國而鑰亦歸朋友之來必以此書爲問雖親炙之者跪以請則曰此某身後之書也既不幸卒於嘉泰三年而此書始出於笥中其壻林子燕最得其傳又四年而後長子師轍與其徒汪龍友以二書來鑰老矣屏去他書窮晝夜讀之始盡得其大意嗚呼盛哉蓋未有此書也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切然以爲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曰變例竊以爲未安公之書不然深究經旨詳閱世變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猶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矣桓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旣亡晉不競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興而復微吳出而盟諸侯於越入吳而春秋終矣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賢君其說甚詳而公以爲不爲平王亦不爲隱公而爲威王其說爲有據依又其大節目如諸侯改元前所未有齊魯諸大國比數世閒有世而無年至記厲王奔彘始有紀年古者諸侯無私史乘與檮杌春秋皆東遷之史

也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弑其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弑其君者矣宋魯衛陳蔡爲一黨齊鄭爲一黨公會齊鄭於中邱而後諸侯之師衡行於天下罪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五國是可爲不臣者之戒矣齊桓公卒鄭遂朝楚夏之變夷鄭爲亂階侵蔡遂伐楚以志齊桓之霸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霸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書公孫茲帥師書公孫敖帥師書公子季友卒習見三家之所從始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夷夏之辨嚴矣自隱而下春秋治在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於干戈無不貶於玉帛之使則從其爵勸懲著矣文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年而狄晉鄭猶可也狄晉甚矣貶不於甚則於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發至僖之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極言魯之用天子禮樂以明堂位之言爲不然惠公始乞郊而不當用僖公始作頌所以郊爲夸引祝鮀之言爲證此猶

爲前所未聞也若左氏或以爲非爲經而作惟公以爲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章指一書首尾專發此意昔人以杜征南爲邱明忠臣然多曲從其說非忠也公之章指謂君子曰者蓋博採善言禮也者蓋據史舊聞非必皆合於春秋或曰後人增益之或曰後人依倣之或以凡例義淺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蓋愛而知其惡者乃所以爲忠也又言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後訖終篇多無傳疑有佚墜公之求於傳者詳矣嗚呼與止齋遊前後三十年不得卒業於其門旣興殄瘁之悲而後得二書其閒尙有欲質疑而不可得此所以撫卷三歎而不能自已也

周勉跋曰先生爲後傳將脫橐而病期歲而病革學者有欲速得其書俾傭書傳寫其已削者或留其帖於編增入是正者或揭去弗存也勉宦江陵還始得朋友訂正之然已削者可刊帖於編而增入是正者不可復求矣惜哉勉從先生於桂陽於衡於潭日受經焉及後傳且就先生每語友朋將面授勉使盡質所疑而後出已而睽隔函丈不果質今訂正猶先生之志云

蔡幼學作行狀曰公深於春秋其發明獨至又以左氏最有功於

經能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故作章指以明筆削之義

陳振孫曰陳傅良撰樓參政鑰爲之序大略謂左氏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公羊穀梁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而左氏實錄矣此章指之所以作也若其他發明多新說序文略見之

黃淵曰陳止齋欲著後傳於諸生中擇能誦者一人自隨似不草草然謂書王存周末免又落窠臼

何喬新曰陳氏論世變以爲有隱桓莊閔之春秋有僖文宣成之春秋有襄昭定哀之春秋然其於褒貶以傳之所書而論經之所不書則傳事又豈一一皆實乎

張萱曰止齋取左傳每段以數語括其大指閒有評駁

趙希弁曰春秋左氏後傳十二卷左氏章指十七卷止齋陳傅良所著也四明樓忠簡公鑰序其前清海崔清獻公與之識其後而刻之維揚郡庠

呂氏祖謙春秋集解

宋志三十卷

未見

張萱曰呂祖謙博考三傳以來至宋儒諸說撫其合於經者撮要

編之

左傳類編

宋志六卷

佚

陳振孫曰分類內外傳事實制度論議凡十九門首有綱領數則兼采他書

張萱曰中分十九則曰周曰齊曰晉曰楚曰吳越曰戎狄曰附庸皆列國行事曰諸侯制度曰風俗曰禮曰氏族曰官制曰財用曰刑曰兵制曰地理曰春秋前事自唐虞以來左氏所引典故曰論議則左氏傳中論議之文也

左氏博議

宋志二十卷

存

祖謙自序曰左氏博議者爲諸生課試之作也始予屏處東陽之武川仰林俯壑出戶而望因盡無來人居半歲里中稍稍披蓬藿從予遊譚餘語隙波及課試之文予思有以佐其筆端乃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蹟疏其說於下旬儲月積寢就編帙諸生歲時休

沐必抄置楮中解其歸裝無虛者並舍嫺黨復從而廣之曼衍四方漫不可收客或咎予之易其言予徐應之曰子亦聞鄉鄰之求醫者乎深痼隱疾人所羞道而諱稱者揭之大塗惟恐行者不閱閱者不播彼豈覲然忘世哉取欲蓄而病欲彰也子離羣而索居有年矣過而莫子輔也跌而莫子挽也心術之差見聞之誤而莫子正也幸因是書而胸中所存所操所識所習毫愆髮謬隨筆呈露舉無留藏又幸而假課試以爲媒借逢掖以爲郵徧致於諸公長者之側或矜而鑄或愠而譴或悔而譙一語聞則一病瘳其獲不旣豐矣乎傳愈博而病愈白益愈衆於予也奚裨遂次第其語以諗觀者凡春秋經旨槩不敢僭論而枝辭贅喻則舉子所以資課試者也

陳振孫曰伯恭授徒時所作

陳櫟曰呂成公博議乃初年之作不過以教後生作時文爲議論而已其議左氏多巧說未得盡爲正論

楊士奇曰考東萊先生年譜乾道戊子成此書吾家所有十五卷題曰精選則知其所著非止乎此也

黃虞稷曰世所行東萊博議皆刪節惟正德中刊本二十五卷獨

全

左氏說

通考三十卷今本二十卷

存

朱子曰伯恭論說左氏之書極爲詳博然遺辭命意亦頗傷巧

張萱曰今內閣藏本傳說四冊續說四冊

陳振孫曰呂祖謙於左氏一書多有發明而不爲文似一時講說

門人所抄

左氏博議綱目

宋志一卷

未見

宋志祖謙門人張成招標注

春秋講義

一卷

存

黃震曰成公春秋講義亦少年之作但不至如博議之太刻耳

左傳手記

一卷

存

黃震曰手記視講義稍不衍文

陸氏

九淵太學春秋講義

一卷

存

右陸氏講義凡二十二條

陳氏

藻春秋問

一卷

存

王氏

炎春秋衍義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七